



特別
20
2956
29



門 20
號 2956
卷 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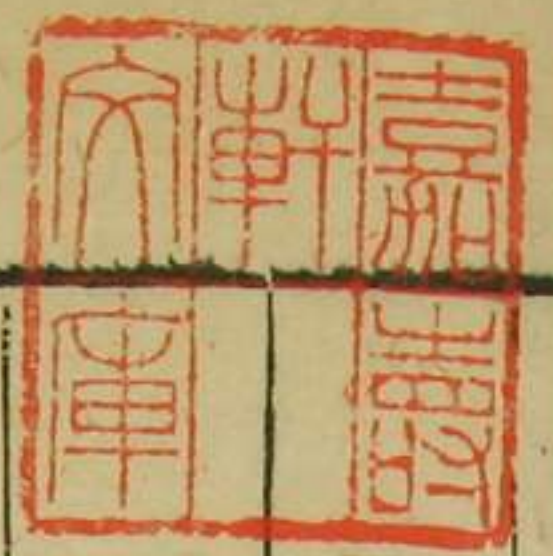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五十

陳子龍臥子 宋徵壁上木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周立勳勒白

宋徵輿轅文叅閱



鄭少谷集

疏

鄭善夫

諫東巡事宜疏

諫止東巡

時為禮部郎官

臣聞芻蕘艸野皆得獻於君臣待罪禮官奉法無狀
竊迹職事不能匡正萬一愧歎無地近奉 明旨有

以威武大將軍鎮國公前往太山獻香者竊念此事雖芻蕘艸野苟有一念愛君蓋有蒙歿而言其必不可矣况臣身有官守職與奉行者哉臣聞天子端居外屏以示嚴也非郊祀弗離其宗廟以承重也宮墻九重出則警蹕以防奸也夫以天下大器權邪側目而不敢發者無其便耳陛下遠不見曹欽近不見劉瑾乎瑾固陛下狎暱之臣也陛下託以心膂委以機務時豈不以瑾為盡忠社稷且日在左右而一旦叛逆乃爾况今乘輿遠出內無儲君外有勁虜

此亦人所難言

而驕貴弄臣專典禁兵萬一變作陛下誰保以無虞也陛下獨不聞英廟之事乎前車之覆後車之戒臣不敢斷其必無也且陛下遠舍宗廟以祀太山誠以為社稷人民耶臣聞雨露所滋無不孳息雷霆所壓無不摧折煦然而福肅然而威萬化時行百神率職者天也泰山之神其有尊於天乎故凡在天之下者祖宗相承之社稷人民也今以付之陛下亦此意也而不合典制又甚矣誠欲陛下敬天之威和其人民保其社稷而能享其宗廟獻香之事其有重於郊社之禮與禘嘗之義

歷代有封禪 宗之 議 今之 進 香

乎。今陛下郊不視牲，齋不誓戒，改卜者三，出而馳道，恐非所以事天享帝也。禘嘗大禮，率不親往，恐非所以尊祖敬宗也。是故園丘之上，烈風揚沙。太皇太后耐廟之夕，而七月雨雹，此天戒也。陛下顧不動心，敬此天戒，乃輟萬機，冒重險，以事于泰山，何哉。臣見五岳之神，不啻天之僕隸也。暴慢于主翁而敬恭於僕隸，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敢享也。况今民窮財盡，青齊淮楚之間，水旱連年，甚至父子相食者，六飛一過，勢必嘯匿山谷，倘重傷心，更何以徼福於社

稷哉。夫興亡之勢，皆積漸而後成，然不可不察也。陛下連歲北巡，而爲陛下畱行者，抗言有害，而未見其害，非惟無害，而反有利，宜陛下厭言者之無稽，而果于獨用其意也。臣愚以陛下之漸成矣。昔扁鵲再說齊君不用，三見而遁去，嘆曰：昔公疾在腸胃，湯藥可及也。及在腠理，針砭可及也。今入骨髓矣。雖有司命，將奈之何哉。臣恐失今不治，而扁鵲遁矣。天下名醫，方懼大怪。春秋尊無二上，王公而下，皆曰：人臣，今忍以天子之尊，自貶而稱公，此莫大之怪也。

非但大怪也。然必有大憂。今天下藩王皆陛下臣子也。車駕所至萬一以公禮處。陛下將安而受之。耶。抑責其不臣無禮耶。明明祖訓。臣恐彼有執詞矣。且陛下之所欲自封者。豈不以雄姿大略。自足累功將相耶。然任金革。暴霜露。縱能手格單于。身甚勞而功顧甚鄙也。臣聞堯舜惟恭默無爲而萬世言治不聞其擅一將之長。今不師堯舜則亦已矣。亦不聞有先帝乎。先帝敬天勤民。親賢遠色。察佞幸。絕游畋。進說足以感動聖心亦惟自正其心。以爲天下本。實未嘗有所作爲。下親

將相之事也。然而文武効用。身不勞而天下治。此陛下與左右所習知者。陛下夜氣清明之時。獨不一思先帝之所爲乎。臣竊以治亂之機。實在陛下。一心一正。則百邪皆廢。陛下試一轉移。靜求先帝何故身不勞而反治。今何故身獨勞而反亂。則一切荒淫悖謬之事。將自追悔不暇。只此一念。欲成堯舜事業。不難也。夫以陛下之聰明英武。顧不惜勞瘁其身以求治。而豈惜一念之轉移哉。惜無明智者早爲陛下陳之也。臣本艸茅。久無仕進之志。痛惟

先帝祝天求才。不忍以無用自弃。抱此悃誠。久欲獻之。陛下明知職非言路。寧觸忌諱以效誠惜。陛下之英明。而不忍視天下之日敝也。

奏改曆元事宜

改造曆法

奏爲歲差事。照得正德十三年五月朔日食起復時刻不合數多。該欽天監中官正周濂等奏驗交食以改曆元。本部議得今後日月交食。本監官仍依古法推步。如或未當。暫免參究。卽于官生內精選數人。同周濂等講究新法。彼此參驗等因。本年十月十五日

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十月十六日。凡三次月食。本部劄臣前往觀象臺。督同欽天監官生人等看驗。其初虧復圓時刻分抄。古法新法。俱有得失。經該奏報外。竊以經緯天地。治曆明時。本聖賢事業。而王政之首務也。且天道幽玄。其數精微。今欲以人合天。非明理達數之原者。鮮克與此。是故歲差之法。自晉虞喜始定。以歲策五十年差天運一度。何承天復定以一百年。隋劉焯取二家中數。復定以七十五年。唐一行復定以八十三年。元許衡王恂郭守敬復定以六十六

年有餘。凡經數十人。歷驗千數年。至元授時曆。似爲精密矣。只今新法。據許衡等六十六年有餘之數推演。仍又不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歲之法。積四朞餘一日。一日分加于四朞。是故二至之時。只在絲忽之間。自古難準。要須酌量以定者。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所以變爲九百四十畫者。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每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畫。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畫。積盈虛之數以成閏。是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畫前後爲朞胸。只在一畫

之間。自古無有真知。要亦須酌量以定者。如日月交食。惟日食爲最難測。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蓋月小暗虛大。月入暗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也。日爲月體所掩而食。蓋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得而同矣。如北方食旣。南方才半虧。南方食旣。北方才半虧。是故食之時刻分秒。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準也。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曆官所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

地遂至食既。其時刻分秒。安得而同。今按交食以更曆元時。分刻。刻分分。分分秒。極精極細。及至于半秒難分之處。要亦須酌量以定者。若差半秒。積以歲月。則躔離朏朧。皆不合原筭矣。是故隨時考驗。以求合于天者。苟非其人。豈易言哉。謹按漢唐以來。皆設筭學與教習。時菀同科。稱四門博士。如宋錢藻孫覺諸儒。皆爲筭學博士之官。九章之法。大明故定差法。更曆元。每得其人。我朝筭法既廢。而戶部考較數歲限。取數人。又止于筭錢穀戶口。此在九章尚未得其一。

也。况占天之書。國法所禁。而官生之徒。明理實少。必須理明。然後數精。方今海內儒術之中。固有天資超邁。究心天人之學者。使得盡觀秘書。加以歲月。必能上按往古。下推未來。庶幾曆元可更也。近訪得養病南京兵科給事中樂護。工部主事華湘。開州判官余珊。南京國子監生蔡于穀。杭州處士孫一元。此數人者。聰明靜深。頗明理數之學。而精于九章之法者。乞勅該部照依太常少卿童軒事例。於本職上超陞職銜。其監生處士。量加官爵。使觀秘書。與周濂等講究。

叅驗數年，然後責成其効，於改造曆法，庶克有濟書

寄上林見素中丞公

閩兵鼓噪

近來時事益不可言。聖駕此度北征，京師人心十倍皇悚，盜賊偽稱行幸者充斥。州縣城隍守禦廢弛，無餘倘一旦難作，為將奈何。楊石翁堅臥不起，搢紳諸公雖有謀國美意，此時權不在手，大家挨時日以俟運于天矣。以○毅○皇○巡○游○上○以○應○見○于○是○近聞江淮之間，往往龍鬪殺人，漁陽各處六七月冰雹殺菽，雲中大將軍亂鳴，此是何等災

變，陰盛之極，勢必至于陽爭者矣。可畏可畏。慈聖太后耐廟之夜，駕出而雹，冊封傳制之夜，駕出而雨，滿朝衣冠，兩在流瀉之中。天垂象見吉凶，古之達人當此時尚食祿煦煦為哉。今天下之憂，大率在邊防。且如吾閩之變，才缺數月之食而已。今計邊儲動乏數年，而宮車在邊，貲費百萬，加以誅求無度，上下離心，外患再至，恐有不忍言者矣。閩中近事，固是天意，叅之人事，當路諸公，亦不能辭其責，且延平首禍，其原實自萬同知，萬君為人立意偏陂，全不識大體，平

日作事。月棟不足軍士未以即及其告乏復不肯少借聲色。

一以威詐臨之。事林之人結怨于平日而後難作既結以怨復絕以威。人心最易動者

也。是誰激之使變哉。及既鼓噪為亂。却又倉皇給錢

穀。守姑息。隨其脅。滿其欲。而竟不能伸國法。誅首惡

以弭亂階。此風既長。更復何所畏忌哉。繼是建寧邵

武福州諸衛。如相授受。然樹將壇。奪鎖鑰。厲戈鋌。掠

財物。迫長吏。向曾與同志逆論。已料其必至此也。今

日論奏。復欲守小信而不處首惡者。以聞。是猶以艸

管伏火。欲求頃刻未燃。恐燎原之勢。又當不止今日

也。吾聞自古避兵之地。看來元元赤子。詎安敢為變

耶。今之論事者。苦於狗目前而不揣其本。而救時者

大率顧近利而不慮其後。安得而不至此哉。明公望

重道尊。言出而人必信服。似此類正當明示當路者

謀而行之。安息一方。固吾輩仁民愛物本意。使以利

害計之。其陰德亦甚溥也。萬毋以身處江湖。自阻如

何如何。

答周方伯公儀

荆湖寇盜

禍變猝爾而成。而廟議數旬尚紛然未定。荆湖正當

此當言寧藩之事

上游虜出上策。必先經略荆湖。得荆湖則可坐做川
 陝。而後北窺中原。此誠可憂。為今計者。即合擁眾扼
 靳黃之口。使不得逆流西指。靳黃不通。勢必趨金陵
 大師扼其前。四路兵乘其後。我得其上。禽之必矣。今
 觀渠始事。即行劫掠。蓋不過狂悖縱恣自速滅亡矣。
 聞其將皆賈豎乳臭之徒。昔吳楚不得劇孟者。知其
 必敗。今天下事。實賴諸君子收拾。虜顧在成筭中。但
 恐我一失策。艸澤乘機而起。良可深患也。惟大君子
 留意留意。

與吳德翼歐陽崇道論恤典事宜

蠲賦

讀嘉靖維新錄竊想 新天子仁聖痛念海內久罹
 毒苦而曰自今與民更始所以收天下之心者何物
 財者民之心也。曰十五年以前盡行蠲免。又曰已徵
 在官者准作下年該納之數。又曰嘉靖元年以十分
 為率。俱減五分。伏玩恤典。是三年之內赦民財賦者
 半也。何者十五年全免。十六年全徵。元年減半。此恤
 典正意也。全免之中有已徵者。若不准作下年全徵
 之數。未免是狡猾者稱幸也。蓋以十五年民知有赦
 若○不○在○社○作○下○年○之○數○此○項○錢○根○有○不○在○
 官○不○在○民○而○中○地○者○矣○

故狡猾之徒。或徵而不納。或納而不全。或三分或七分。今將十五年。隨其已納多寡。兌入下年全徵之數。納三分者。徵其七分。納七分者。徵其三分。使其十五十六二年。皆如元年。民受五分之惠。方稱至意。迺今當事者。或以十四年以前。俱有已徵與逋負者。將准作下年該納之數。一欸一置弗論。殊不知十四年以前。民安知有赦。夏楚之下。其有逋負者。豈得已哉。廟議此欸。甚有斟酌。但曰已徵在官。本指十五年也。却不明言十五年。准作下年之數。本指十六年也。又不

明言十六年。此蓋一時言不盡意處。致使當事者疑似遷就。不卽將順其美。近者全徵之命。或者上傷聖天子之仁。下傷萬民之心乎。且僕聞之。君子貴從厚。有此。聖天子在上。切切求治。正吾輩行志達道時節。縱有。聖意未及。處就如長孺之發粟。亦得而行之。况恤典顯然如是。乃以文法疑似之際。反使民重困乎。若以處置軍儲爲計。三年之內。尚有五分之徵。倘以諸色已徵未解者。奏補亦何不可。只據一項。掣過餘鹽。歲可八九千。以補軍儲。亦何不得。竊以全

徵之意。豈不以進貴之變乎。進貴之變。其旨未全在軍儲。向與見素公反覆極論致亂之由。有數端焉。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食盡去而民不亂。其本謂何。若以三月失糧。便足致亂。則三邊健兒當先變矣。三邊之卒。至有三年無食。云何不變。况八閩軍士。征戰日少。且有生涯。若處置得宜。雖逋之十年。保無變也。今但談虎變色。而不探其致亂之本。僕恐全徵之事舉行。不但傷萬民之心也。昔 孝廟朝。有君無臣。憂世者傷之。今天子仁聖。正賴諸賢。翊

贊將順。共成雍熙之治。千載一時也。首先一事。便使朝廷失信于天下。僕恐有志之士。不能無致憾如孝廟時也。僕自還山。已分填委溝壑。何幸復睹 明世。有所見聞。敢不為知己者盡之。

記

福清縣復祥符陂記

水利

嘉靖元年春正月。福清縣復築祥符陂。夏四月陂成。始興水利也。閩八郡。其四。徯海民之半。鹽魚以生。福清土益鹵。海益患。其田下下。不蕃粟。積而蕃人。故四

人外給恒十之七八焉。閩土狹而人衆故恒資于外地宋祥符中令郎簡相地可田

者得五十頃而餘相水可潴者得三十里而餘於是乎疏請截江而堤廢民居百浚達而渠之引源于石湖之嶺導而界江潴奔殺悍東抵于旗西臨于玉融南循于五馬北極于玉屏之隩所誇遵義永福永東西文興凡五區轉瘠卸鹵田化而上以始自祥符故曰祥符陂蓋噩乎其浸也洪武二十三年陂決文興潮殺稼越正統七年邑丞陸忠復之正德十三年陂決南臺大娘垠潮復殺稼民至是大敞明年海虞陳

侯近來又二年下令于邑中曰余爾牧也忍視爾敞敞今與爾復而陂以簿楊俊受稽畫曰而往監之凡田頃出十夫十頃出百夫約畝受方駢力宣勤沉以巨衝實以沙黃由是荷鍤執畚四人雲至量日齊工乃湮乃防田峻報程餽夫走饟甫三月而告成績由是變腴敷膏候氣執成江有恒流歲遂大有繼自今卽有炎嘯罔攸患由是鰲老黃孺呼朴謹躍舉曰陂之悠悠樂只有秋微侯之載齊民其亡瘳由是某某來致眾情請永憲于石水利裨荒政者也程伯子之

上元朱晦翁之浙東塞决堤起涇堰古則王政也。而時慢之。侯今之舉無軼代論世哉。侯起甲科令海邑。毅斷神察大宜厥官。此其政之一也。余知侯故樂敘其績云。

序

僉事顧箬溪平寇敘

平潮寇

古稱蠻夷悍輕。易怨以變。控御失所。則負巖峒相嘯呼。如蜂屯螳雜。不可爬而梳之。風氣之以也。歐閩古百粵之地也。潮漳之隩枕海。其陰多大山。山連亘深

阻。小口中漫上。廣下銳。蜿蟺數十里。蔦道莽如行。不可駢肩。世惟蠻夷所據。而獷獠亡命之徒。往往竄而附焉。為孽梗。州郡兵至。則憑要害。下矢石。狐伺鼠伏。以逸敝我之騷騷。急則移山路。海視嶽崎。滉漾若平地。然數年歷文武。曷議攻撫並用。然力用頓而患且益滋。蓋攻而無法。則我去而彼來。撫而無信。則朝聽而夕叛。朝廷大有憂焉。乃命三省之師。悉艸薙而禽獮之。由是而僉事顧君以簡行。十月之吉。視師于潮。君至潮。號令惟嚴。鞞鞞惟明。裨貳惟良。甲卒惟馭。

閱惟時動惟機。正月誓師進次于饒平。由是而撥箭灌。感大漕。擣木窖。趾泥園而夷之。殲渠魁二十。俘其鄙。盡自潮之南。蓋先漳。贛之聲。而禡之氣者。昔之善師者。果而勿矜。果而不得已。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以制勝也。君浙西書生也。一旦仗鉞。卽戎。以當悍輕巨寇。卽能決全勝於幾之先。以閔介胄之口。語曰。章縫之流。不可語金革。豈盡然哉。君知足以集事。果足以有功。恤足以輯民。文足以經世。此一事也。

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五十一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華亭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董 會約之叅閱

萬太宰奏疏

疏

萬 鏜

恤民隱均偏累以安根本重地方疏

優恤 民

竊聞之。古昔聖賢論爲政。有曰。近者悅。遠者來。又曰。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今順天等八府。皆畿

輔近地而順天設於輦轂之下根本是託拱衛居先
 尤為切近者也堯典紀治功平章協和之有序周人
 制政役遠近征舍之有差逮及漢唐宋如關中洛陽
 汴梁皆其國都所在而當時創業中興之主推恩於
 民每加優厚我太祖亦加厚南畿累有蠲末世反之卒受其敝蓋根本切近之地
 方其平時與遠惟均似在可略及有緩急惟近足賴
 乃始見之繭絲保障往事昭然明君慮之於遠故培
 之於先優之於平時正欲得其用於有事也慨自正
 德以來群姦擅朝蔽惑先帝毒流海內而順天獨

先當之譬之蚕食而近者之利侵剝必多譬之火炎
 而近者之害焚灼尤慘人不聊生皇皇思亂幸而
 聖明御極剷弊覃恩垂死者始有更生之期思亂者
 咸切興治之望然而飢渴所傷雖飲食易甘而元氣
 難復羸憊既甚雖藥石少效而勞頓莫勝臣等昔止
 耳聞今乃身歷不意所見更有甚於所聞非大加拯
 援其何能濟今將清舖戶以均買辦專選委以均賦
 役發公貯以均大費溥徵解以均雇役蠲夫價以均
 恩例五事條陳揆理度勢皆所可行而必不可緩者

伏望 聖慈念此根本之重地憫此偏累之疲民將臣等所言特勅該部查議施行

一清舖戶以均買辦竊照在京宛大二縣并通州各行舖戶不拘有無優免俱合取勘當差先年節奉

太宗皇帝及 憲宗皇帝詔旨甚嚴成憲具在弘治年間又經題有十年一次清查事例自正德四年清查以後到今一十三年所司因見時勢難為過期未舉臣等以為人戶消長固應清查而今日當務之急又不止此無名之派日繁交納之費日重藉勢力而

濫免者日多因靠損而貧難者日甚此正德年間積

餘京役以清隱冒為第

弊所當痛加釐正者也往時冒濫職役之人多係京

城內外之籍一義近已革退即同編民行戶若增差役自

少此更化以來德意所當着實舉行者也乞勅該部

再加查議合無照例奏差科道等官督委各該官員

將京通二處舖戶逐一清查仍將當釐正者釐正以

祛宿弊當舉行者舉行以收新效此因清查之期以

寓興革之政人情不駭事功可成

一專選委以均賦役竊照國家取民之制不出於賦

役賦役之等必稽於丁糧故每年一次審編均徭文冊計算地畝人丁兼論家貲生理因其富貧分爲三等九則酌量輕重派以銀差力差條約法禁非不嚴明然而有治人無治法其如良有司之難得何哉況本府所屬州縣官員多係監生出身舉人亦少進士絕無且地近京師奏告之易而緣事者多節制之衆而差占者多往來迎接之繁難而扶傷告病者多署印半是佐貳教官甚則陰醫巡檢間有一二賢能官員此委彼差不得停息雖本府佐貳官亦多棄其專

職奔走不暇而况於州縣乎以此往年均徭造冊到府者實無三四類多襲舊循訛或又乘機作弊賦役不均因而缺誤小民怨訴無憑處分雖云遭時勢之難實亦乏循良之吏幸今聖明在上百度維新向時冒濫職役占免丁力與憑藉聲勢隱蔽糧產之人近皆革除漸知退伏供役之下輸稅之地比之往昔理合加增所宜乘此事會大加檢覆着實清查此非任得其人而事權稍重者不能也臣等又惟均者公平如一之謂在縣不止以里論而當均於一縣在州不

止以縣論而當均於一州。在府則所均當益廣矣。考之往年卷冊。州縣有里數相同而編差之多寡不同。地丁等則相同。而出銀之多寡不同。差役名色相同。而貼丁之多寡不同。紛錯百出。難以悉陳。其間偏重者。縱不能移之他處。獨不可均之一府耶。此非任得其人。而權可通融者。不能也。及查均徭期限。每年秋收既畢。卽當審編。編定文冊。該於十二月前送府。新舊人戶。該於正月初接役。前此州縣先後任情。殊乖畫一。亦當預行戒約。庶不慢令致期。照得本府治中

王槐原無專職。管匠通判王秉儒本務頗簡。又皆更歷州縣。練達民事。相應委用。其王秉儒先因給假回籍。今已限滿。合無本府移文催取前來。候今秋收歲將畢之時。行委本官與治中王槐分定州縣。前去清查審處。凡可除害安民。許令便宜而行。如有事體重大。各就議處。停當。開報本府。再加叅詳。具奏定奪。限在十一月內通行造定。送繳。以後年分。州縣俱要依限審編造報。違者聽本府徑自叅提。各官既膺前委。責重事繁。况當革故鼎新。尤須心力專一。各該衙門

不得復以他事坐委，致妨責成。待事完之日，照舊而行。庶選任專而人得自效，賦役均而民可少寬矣。一發公貯以均大費，竊照本府所屬昌平州境內，祖宗之陵寢在焉。正德年來，本州地畝人丁多被各陵內臣官軍占買隱蔽，民戶稀少，靠損日深。兼以歲時遣官謁祭，夫馬供饋之繁，不在本等賦役之數。比之他處，偏累已多。去秋又有營造康陵之舉，凡督工管工內外官員叅隨，并各色匠役人等廩糧寄養神馬，并各該人員騎用馬匹草料，裝運搬囤碾剉供

送腳價人力，皆須雇覓。內有虧折，又當賠補。月日既久，見貯茶引所各年折銀二千二百三十餘兩。又委官收過正德十六年春季分皇店遺下商稅銀八百兩。此銀幾爲羣姦所竊，幸而入於公家。見今空閒尤當動支乞勅該部再行查議，合無照先年裕陵及大石窩工上事例，先將前項店稅銀八百兩行令該州委官赴府領回，以應目下急用。有餘送回，作正支銷不足具申。再於茶引所折銀內取給其日簡用過之數。除正德十六年十月十三日以前原係本州

與所屬三縣正派應付月日外，其以後月分係各州縣協助遲誤，而該州代爲那借應用者，逐一查明具結開申本府聽於該所折銀內支給補還。若已經協助，不許混開。事完之日，通將用過銀數下落備造青冊二本，送該部并本府查考。其原派協助九州縣俱行停免。如此不惟該州少寬於獨累，而各州縣亦得以均沾矣。

一溥徵解以均雇役查得在京衙門公差官員例該本府撥人跟用者，每年該一百八十二名，共支工食銀一千三百一十兩四錢，謂之長跟皂隸。近年本府因見宛大二縣差役日繁，外屬州縣亦皆困敝，反思前項官員俱係在京公共衙門，而所管理又非本府專司職務，乃獨出辦皂隸事體似有未安。議欲改派畿內七府兵部未曾允行。蓋以本府不出京班皂隸，該辦長跟工食，是指一事而言，未盡通融之理。查得本府每年額派國子監京衛武學公侯伯下訓導等官膳夫齋夫共該納銀八百九十餘兩，刑部都察院光祿寺太醫院共用庫子一百一十餘名，大約占均

徭銀一千三四百兩。此皆在京公共衙門。獨於本府取辦。至於本府并宛大二縣官員。俱係常朝京職。柴薪似宜領于兵部。亦止取於所屬。每年共該銀九百九十餘兩。通前四項。共該銀四千五六百兩。其五年一次點差科道等官。跟用皂隸二十四名。不在此數。而陸續因事奏差。未經題准。與凡日行公差官員。取用短差皂隸。又不可以數拘。但此等差役。於部分各有所屬。兵部隔別。豈能周知。當時本府查議欠明。致難裁決。今若以此較之。則本府所費不貲。本府雖嘗

派行霸州東安等九州縣。就近協助。然各州縣困敝之餘。在本等猶難支持。分外之派。於隔別豈能相濟。以此多致遲悞。獨累該州。辱官鎖吏。揭債賠償。艱苦百端。屢行申訴。伏思先帝上賓。海內之所共哀。山陵舉事。亦海內之所當共赴也。以之獨累順天。且猶漢制。徙富民於諸陵。所以奉神靈。填京邑也。不可。而可累此一州乎。該州平時被累。已不能堪。而今昌平重田。乃如此。更堪此大累乎。夫寧神在得億兆之歡心。以陵寢所在。而其民不惟不蒙休庇。而反令其愁怨。亦豈所以安列聖在天之靈哉。卷查正德十三年。奉戶部

割付爲分豁員累應付蘇民困以安 皇陵事又爲
便應付以恤窮民事該昌平州房山縣各稱 裕陵
并大石窩工上人員廩給腳價獨累本處人民該部
議行本府將收貯批驗茶引所課程折銀給領接濟
今 康陵新造工大日久比之 裕陵修理及大石
窩供應尤難誠宜查得本府庫內歲辦各役銀
數與 七府山東山西河南三省所出京班皂
隸孰多孰少自不能掩人但見京班長跟齋夫膳夫
庫子柴薪名色之異而不念取於民膏民脂者之同

也此在本府全盛之時猶爲過重况今州縣人戶大
半逃亡里甲日見消併困極之餘其何以堪查得前
項七府三省所屬州縣共四百一十三處除膳夫等
項本府照舊派徵外乞勅該部再行查議合無自嘉
靖二年爲始將前項長跟皂隸工食銀兩改作京班
名色照數分派七府三省每一州縣不過加銀三兩
有零其數已足每年解部交納聽宛大二縣委官支
領給散誠爲衆輕易舉經久可行

一蠲夫價以均恩例卷查正德十六年十一月奉工

部劄付爲催償各年在逃并不到官吏甲夫事該惜薪司揭帖將正德十五年以前本府拖欠擡柴夫二千七百七十名開單轉行撫按衙門督催甚急節該伏覲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詔書內一款正德十五年十二月以前各處實徵稅糧馬草農桑人丁絲絹布疋絲綿花絨屯田 皇莊莊田子粒牧馬草場子粒租銀及甲兵二庫蠟茶銅漆銀硃鹽課厨料戶口食鹽猪羊雞鵝備用孳生馬騾山厰柴夫後府柴炭軍器沿河軍衛有司蘆葦茭草夫價及閘埧泉

溜洪淺等夫并椿草等料及曠役等項銀兩一應歲派歲辦奏派但係該納官錢糧物件拖欠未徵者盡數蠲免以蘇民困欽此欽遵竊本府派辦有砍柴夫有擡柴夫名雖人夫實皆納價今砍柴夫已經蠲免則擡柴夫事體正同意者該司以詔書內不曾明開擡柴夫字樣又或以爲此乃內府正供緊用人役難以宥免不思錢糧名色甚多詔書豈能盡載當時慮有所遺故又總括之云一應歲派歲辦奏派但係納官錢糧拖欠者盡數蠲免擡柴夫縱不在山厰柴夫

之中亦當在總括該免之數。今各項錢糧非詔書所載而蠲除者多矣。何獨於擡柴夫乃幸一字偶闕而不與免邪。且砍柴夫皇莊子粒光祿寺厨料甲丁等庫料物俱係內府正供之用。而漕運糧米尤為軍國重大之需。悉從除豁。何獨於擡柴夫乃指為緊用

人。役而不得免邪。審據本府委官李僉等執稱該司

每月雇夫扛擡木炭等項。伊等及各州縣委部人員

即皆辦

工價銀兩。當年已完。今拖欠者多。係各官

名下認納之。常例非等待雇夫之急用也。若係雇夫

急用。日不可缺。豈有正德十五年以前而可等待至今者乎。詳其所言。實為可據。且此項柴夫先年因欲就近徵收。故止派順天等八府。比之別項錢糧。獨為艱重。今天下逋賦一切蠲除。而畿內八府始而迎立聖明。繼而奉接聖母。快觀既先於萬國。任勞亦倍於地方。縱不加恩。豈當虧抑。况計拖欠夫價多至一萬一千六百餘兩。今冬復當本府派辦之期。又該銀一萬六千八百兩。若欲一時併取。決非疲民所堪。就使嚴刑驅之。不過那新補舊。舊者縱完。新者必欠。黃

放白催徒招失信之謗而舊完新欠實無濟用之益合無將前項夫價已徵在官或被經收人員侵匿者本府行各分管官嚴督州縣查追起解轉送該司上納其原係小民拖欠者伏望明降德音照詔書事例一體蠲免舊逋者民既幸於寬恤新徵者必將樂於早輸恩信既全實用亦濟矣

陳愚忠以裨郊議疏

天地分合

頃者伏觀明詔下頒欲更定合祀天地之禮以從周人分祀之說指意所歸若有定向矣然猶責之大小臣僚各陳所見不許隱默豈非以事體關係至重聖心尚有所未安欲求衆論之協一耶臣等迹雖疎遠忠愛惟均况詔諭懇切如此其忍負之竊惟合祀之禮我太祖高皇帝於洪武十一年所親定者慮後世之或輕改也永爲定禮之訓垂戒惓惓蓋真大聖人所作爲得於精神心術之微驗之天人感格之際觀諸古今會通之典合乎因革可久之宜萬世當遵不敢輕議羣臣言之至矣盡矣豈容復贅然臣等一得之愚又謂斯禮也有不可改者二有不忍改者一

有不當改者三。有不必改者一。有不易改者一。皆就天理人情事體時勢之切實處而論之。非若昔之諸儒爭是非之危言計禍福也。陛下幸垂聽焉。往歲明倫大禮之初議也。誠孝本切乎天衷。典制無愆於祖訓。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德美。遂致聖慮獨勞。久而後定。臣每恨之。若使今日之事。所繫稍輕。有可將順。臣等亦何敢故生異議。自蹈欺罔。使後之恨今。亦如今之恨昔耶。顧事體與昔大異。昔宜將順。今宜匡正。所以反覆思之而不能自己也。臣等又惟陛下仁

孝恭勤。聰明睿知。清心寡慾。好學右文。凡所躬行。自皆足以比隆堯舜。垂耀簡書。何用規規於此一事。必欲模倣成周。然後爲慊哉。伏望聖明將臣等此章付之廷臣。詳議上請。俯賜允從。萬一成命已下。亦望不吝追寢。如往歲大禮三易詔而不以爲嫌。則我皇上事天如事親事。聖祖如事獻皇帝。盛德愈光。昭示無極。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等學愧通經。才非博古。徒以忠悃所激。莫能自裁。干冒天威。罪當萬死。無任懇切。俟命兢惶待罪之至。

計開

一不可改者二竊惟周人冬至祀天夏至祀地圜丘方澤壇而不屋禮出古書何敢妄議但此禮行於周則可行於今則不可蓋周正建子冬至乃歲首也彼以歲首祀天是先於祀地其序為順我朝用夏建寅冬至則歲將暮也今以夏至祀地是先於祀天其序為逆或謂曆用冬至為歲元此特論其生氣耳至於祝告之文必曰嘉靖幾年某月夏至某月冬至夏至冬後截然不易後天先地於禮何如此其不可改者

一也我 聖祖大祀文所載每以臨祭風雨為憂故舛大祀殿以為之備自後雖值風雨禮無阻違則是係於天者 聖祖不能必也 陛下能必之乎且今定都於北風霾雨雪更有加于南者恐未能如成周泰和之世風調雨順而海不揚波也今若泥於周制為丘為澤撤去殿宇卒遇風雨何以處之况古者天子出入兵衛甚嚴儀物不繁又人心禮教素明習勞易使故雖郊社一歲並行而費不及侈以盛寒盛暑舉事而人不告勞未審今之事體人情亦能如周否

乎。此其不可改者二也。

一不忍改者一。臣聞父母既沒，而子不忍讀其書，飲其栢棬，凡以廣孝也。讀之飲之，且不忍，而况忍毀之乎。小者且然，而况於大者乎。今兩京大祀殿之初創也，我太祖太宗皆既竭心思，久方就緒，當時惟恐其不堅永也。陛下若念堂構之爲重，締造之惟艱，則修葺猶懼其或後，追慕尚切於未遑，而顧忍有他議耶。今人言籍籍，謂分祀之說若行，則丘澤在所必復，而殿宇難以復存。萬一有此，於心安乎。當其掀揭

撤毀之際，震撼擊撞之餘，雖行道之人過而見之，亦將疚心酸鼻，况爲之聖子神孫者乎。此其不忍改者一也。

一不當改者三。臣聞今制大祀殿內正位設昊天上帝，皇地祇配位設太祖太宗，共在一堂之上，精神常相流通，猶子於父母朝夕常相依附也。今若從周丘澤之制，除去殿宇，則上帝皇祇及我二聖神主，必將請撤而各藏之，是猶子與父母一旦睽離，恐非二聖在天之靈之所欲也。此其不當改者一也。

古人舉大事必順天時量人力時訕舉贏以為深戒今各處凶荒荐臻畿甸之民至于父子相食發賑則內帑難繼蠲逋則歲用莫支乃者計出無聊而鬻官免試之令且下矣若再更改郊禮則兆域之闢除丘澤之修治與夫從祀百神壇壝之分合儀物之增改紛然百出決難中止不知費財若干萬而後足勞民若干年而後成此何等時也而乃為此彌文以重困公私自耗元氣耶此其不當改者二也周禮一書所載經制多矣如封建井田肉刑宗法皆其大者今皆

不可興復而獨取分祀一事行之是既不能純於復古又不能慎於從今於義何所取哉此其不當改者三也。

一不必改者一自合祀以來設若天道弗順人心未

安不得已而告于聖祖改之可也今行之百數十

餘年帝祇饗答百神景從海宇奠安宗支昌衍大典

成而甘露降虔禱至而瑞雪呈休徵屢應厥效彌彰

正當率而行之萬世無斁有何不得已而輒欲改之

以自取紛紛為哉此其不必改者一也。

漢時每易甘泉汾陰及南北郊然皆以國有大

故也

一不易改者一臣聞經曰大禮必簡又曰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我聖祖親定合祀天地社稷之文一則曰去繁就簡二則曰永為定禮質之於經若合符節往在武宗朝郊廟常禮猶或未能一一依期自舉行聖祖遠慮至此益驗矣今若大祀一分禮文必然增倍陛下勵精復古行之誠無所難但欲聖子神孫可傳可繼則我聖祖之訓所宜深念也不然安知後來不有憚其繁難而又改從簡易者耶則是一王大典先後不倫恐非所以觀示萬世也此其不易改者一也

應詔陳言時政以裨修省疏

時政利弊

一公推薦臣惟致治之道在於得人然必先知人而後人才可得也竊見近年吏部推用各官旨意或未盡允有再推三推至于四推而後用者豈非稽古用人其難其慎之意耶臣愚則謂不先以知人為務而惟以今日通病屢推為精誠恐吏部猝難應命祇取具員後推未必勝前而用舍或反失當也夫知人之要不待泛圖庶官之眾亦不能遍及即於推用之間擇責任

之尤重者求之而已。合無今後內閣輔臣及兩京部院正官有缺推補，吏部仍同各堂上官會本具題，六科十三道則另具兩本會題，俾各盡其所見，俱遵照欽定員數推舉堪任之人，吏部但循舊章，叙其履歷科道各須指實著其所長，苟可器使，不必求全，務令同日進本，勿得先後觀望。陛下於其所舉僉同者，斷然用之，互有異同者，斟酌用之。如或大相差異，方令別推，公論所在，孰敢終違，不過再推，其事定矣。又焉用過防於吏部，而必俟於屢推哉！其間內閣及吏

部尚書近多特旨陞補，亦乞定著會推之令。至昭合衆之公。至於京堂五品以上官，并在外藩臬正官，皆他日內閣部院之選也。會推前例，雖難槩用，而其人品則當預知，乞勅前項各官，今後陞轉之初，卽薦一人以自代，不許避忌形迹，亦毋拘定衙門務要資望相應，允協公論。若徇情謬濫，聽科道糾劾，夫被薦有多寡，所薦有當否，則薦人者與被薦者，互相參考，賢否皆可知矣。更望陛下於前吏部及科道所推之人，并各官所薦自代之人，特於禁中置籍記名，時

加披閱較其異同以此知人所知必精以此用人所用必當將見君子在位拔茅彙征所謂公卿擇庶長庶長擇僚佐僚佐又各擇其屬轉相知引寧復遺才吏稱民安良不難致此誠執要以御煩求之約而得之廣也或疑用人乃吏部之職似不宜參以科道臣曰會推者內閣及吏兵二部尚書科道皆與其列茲特廣之以及於兩京部院正官且所推亦自有限何為不可或又疑薦官自代乃唐宋之制今日似未易行臣曰先朝及近時大臣往往薦代於法令初無所

禁且前代具有已試之效何謂難行昔臯陶謨以知人為首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古今治道莫急於此伏惟 聖明留意

一辨國是竊惟國事之是非係於臣僚之邪正然邪正之分固相懸絕而形迹之似或易混淆其大端則有四焉在乎人主深察而明辨之耳蓋人主之所取○數○語○真○人○君○之○龜○鑑○然○英○才○毅○辟○往○往○不○免○於臣下者任怨也當事也恭順也無私交也而邪臣之恣強戾好紛更巧逢迎肆攻訐者其迹似之人主或不察焉則信之矣所惡於臣下者避事也沽名也

別黨也。矯違也。而正臣之守成法恤公議體羣情規君失者其迹似之。人生或不察焉則疑之矣。疑信一差。邪正倒置。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伏望聖明審察於百官之中。致謹於邪正之辨。不疑其所不當疑。使正臣得以行其志。不信其所不可信。使邪臣莫能售其姦。則國是自定。至治可期。不然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官邪斯熾。國事日非。由辨之不早辦也。

一審蠲除伏覩洪武中赦書覃恩非一而蠲賦居多積欠頭戶所當重誅奈何反以赦長其

有將本年稅糧於正月蠲之者。有將明年稅糧於隔

歲蠲之者。蓋我聖祖起自閭閻洞燭民隱故不赦

拖欠於已往。而特免徵取於將來也。何則。夏稅秋糧

與凡歲派額辦官府之程督有期。公役之催徵甚急。

小民無勢欲拖欠而不能。良民惜身畏拖欠而不敢。

其拖欠者類多豪强大戶。今若赦免之。是姦頑偏蒙

實惠貧民徒受虛名。起不均之怨。長效尤之風。其蠹

治尤甚者。經收之人乘此作弊。將已徵捏稱拖欠。任

意侵欺。而貪污官吏又或交通為姦。剝生靈之膏脂。

歸私家之囊橐。雖有嚴明上司。悉心查考。欲質之於簿書。而改匿誣捏。巧偽百端。簿書不可盡憑也。欲審之於納戶。而人眾難齊。或病拘擾。納戶不能盡審也。故昔人指赦為偏枯之物。非赦之過也。乃議之未審也。臣昔備員京府。首承登極。赦書躬悉前弊。每為浩歎。幸而赦中有將已徵在官錢糧。准作本戶。以後年分該納之數。臣彼時多方計處。稍中事宜。然終不若洪武年間先期預赦。簡要易行。恭聞前星發祥。大賚伊邇。伏望 皇上以 聖祖為法。勅下該部。將來年

近來亦然。然有司未之奉行也。

實徵稅糧。并一應派辦錢料價等項。斟酌分數。預詔蠲除。務度可行。毋致中改。則小戶良民。均沾惠澤。大公至當。無復偏枯。其以前拖欠。照舊徵解。使已納者。姦人無由以侵欺。未納者。豪頑不得以幸免。官司省檢勘之煩。民戶免拘審之擾。一舉而百弊革。眾便隨。善之善者也。

一通鹽法。我國家租賦之外。得利莫如鹽。而鹽利莫如兩淮。今之論兩淮鹽法者多矣。要皆各有所見。擇而用之。無不可者。臣愚以為鹽法之設。其重在於足

邊其要在於寬商其本在於恤竈其用在於惠民而其終在於息盜也請先述諸臣之論而後參以臣一得之思則所謂通鹽法者槩可見矣近年詹事霍韜疏曰淮鹽除正額七十萬引外猶產餘鹽三百萬引有奇今正額已不得多取餘鹽復禁竈戶不得私賣卽三百萬餘鹽安所消遣乎兩淮行鹽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所仰食鹽只七十萬引饗殮安所取足乎是無怪私鹽橫溢而鹽價踴貴也須令各商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餘鹽二百引聽與竈戶價買戶部

議題疏曰竈煎餘鹽多於正額兩倍相應添刷引目一百四十四萬道召商中納如原在邊中正鹽一千引許報中餘鹽二千引每引淮南納銀九錢五分淮北七錢五分俱赴運司上納領引自行買補巡鹽御史李佶疏曰添刷引目使鹽皆有引市無高價誠良法也嘗以掣過之數稽算大約正鹽一引得餘鹽二引宜令今後商人在邊中納正鹽一引照舊派場關支上納賑濟銀米其鹽二引自行買補每引止許二百五十斤亦照舊規秤掣每鹽二百斤淮南納銀八

錢。淮北六錢。免其割沒。戶科都給事中蔡經等疏曰。近日邊方。鹽引雖開。而召商不至。良由開中不時。科取太過。合於每年正月。預派各邊。但遇收成之時。聽其召商。照依原價。上納本色糧草。其極邊如甘肅二鎮。或量減價值。以致樂從。又曰。當地方收成之候。糧草價賤。而商人易於上納。故一引之鹽。常得二引之用。定價每引。不過三四錢。而無處置科罰之費。是非不知。商人每引所入。不足以當給鹽之利也。以爲利不厚。則商人不趨。而邊儲無賴。何暇計錙銖之利。以

與商人較哉。巡鹽御史朱廷立疏曰。一歲之間。掣過餘鹽價銀。已及百萬。前項添刷引目之法。縱使行之盡善。亦不過此。今又戶科奏稱不便。相應停止。照舊秤掣。又曰。官無高價。以病商。商無高價。以病民。買補日衆。而勤竈日勸。官鹽旣通。而私販自息。先年整理鹽法。都御史王璟疏曰。兩淮課有常額。開中宜有定數。然各邊開中。數或溢於額外。故有二人同給勘合。赴運司。而本年監課。止足前人之數。後一人者。遂以額盡。守候艱難。以上諸臣之所論。撮其切要者如此。

臣請酌寬嚴以用其中。揆事體以求其當。兼彼此以會其全。考今昔以通其變。乞令今後各商在邊。每中正鹽一引。許帶中餘鹽二引。正鹽仍復舊規。每引六錢。隨彼處時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定擬斗頭斤數。上納本色糧草。正引量搭兩浙長蘆等鹽。照舊納賑濟銀米。餘鹽乃其自行買補。相應量減。每引五錢。就隨正鹽在邊上納折色。免其納賑。前項正鹽。每商人一名。中納不許過三千引。正餘鹽引。每引俱不許過二百五十斤。一體秤掣。數外多一斤者。卽以私鹽

論問罪沒官。其正鹽每年止開七十萬引。使與額課相當。勿得多開過額。以致商人執引到場。無鹽支給。苦久候之難。餘鹽則開一百四十萬引。使與正鹽相倍。勿得或多或少。以致正餘鹽引。帶中參差。起不均之怨。若能舉行前說。則正鹽不減舊時之價。可廣糧草之資。又倍得餘鹽之銀。可備和糴之本。且就邊上納。不待運司收解。戶部轉發。而腳價之虛費也。每歲開中。不待邊鎮告急。道梗年荒。而措置之後期也。臣所謂足邊者如此。商人得餘鹽贏饒之利。以補正鹽

多費之虧。無運司倍取餘鹽之銀。以免一時賒納那借之苦。且正引之開。不浮於額課。則到場之日。便以得鹽所謂寬商者如此。勤竈餘鹽。既許通商。官司地方。無復阻擾。但能窮其煮海之力。皆可以爲養生之資。所謂恤竈者如此。商有利息。則鹽價自平。鹽價既平。則民得賤食。且竈戶既獲通商之利。必不肯冒禁賣與鹽徒。小民既樂官鹽之賤。亦必不冒禁買食私鹽。彼鹽徒者。販賣兩難。圖利無獲。漸見改求生理。其勢自衰。所謂惠民息盜者如此。或謂運司餘鹽銀兩。

每一巡鹽滿日。可得百萬。今改於各邊帶中。一年止得銀七十萬。所失不已多乎。殊不知運司得銀雖多。而商人虧折資本。卽今陝西等處。減價開鹽。無人報中。所失殆不少也。萬一邊儲缺乏。致悞軍情。關係地方。孰輕孰重。况巡鹽交代。多是年半。方得銀百萬。今若年例開中。一年可得銀七十萬。就以利計。益亦相當。且商人自輸於各邊。官司可省乎脚價。與其轉運於邊鎮。奏討之日。兵荒交作。一倍或費數倍之多。豈若輸納於居常無事之時。隨宜儲糴。一引可獲二引。

之用。及查弘治以前餘鹽銀極多不過三十萬。而邊儲足供。近年以來。餘鹽銀百萬。數倍於前。而邊儲告乏。此其利病得失較然尤明。至于革虛中賣窩之姦。祛勸借科罰之弊。嚴便場買補之禁。定秤掣疏數之宜。覈竈總歲課之徵。均上下派場之則。皆所以維持此鹽法也。其餘條目繁多。難以枚舉。在運司者。宜責之巡鹽御史。而考之以都察院。在邊鎮者。宜責之巡撫都御史。而察之以巡按。如此則臣愚所論前項鹽法。可以行之盡善。而垂之永久矣。

一裕邊儲。今之籌邊者。恒以足食足兵並論。臣愚謂足兵易而足食難。食爲先而兵可差緩也。蓋緣邊之民。耐苦敢鬪。有事厚募。皆可爲兵。今所憂者。邊儲不足耳。各鎮大抵皆然。而陝西獨控三邊。薦遭荒歲。其弊尤甚。夫屯田以足邊。乃務本之上策。度今事勢。未可易行。若其可行者。則當多方措畫。豈可守一途而泥常格乎。其一宜寬處客商。召中鹽引。使納本色。以廣糧草之儲。納折色以爲和糴之本。如臣前所論通鹽法者是也。其二宜開納粟監生之例。不必拘以

地方名數。但願納者聽各令於甘肅寧夏延綏三鎮。上納本色糧草。隨其時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定擬斗頭斤數。務使均平。戶部仍酌量年限停止。固知此非善政。然用以助邊濟急。而所開又止為陝西事。免罪之例亦可行出權宜數匪浮濫。似亦無害。若軍職義官承差吏役等例。雖開鮮有應者。內地尚爾邊鎮可知。不必虛費文移。徒掛牆壁也。其三宜令陝城及各鎮巡撫都御史。將鹽商所納折銀。并一應勘動官錢。於豐收之年。與民間和糴。寧比時價稍加。使之樂從。不可強抑也。

其四宜將官軍糧料。揔是平準之法若遇豐年。量加價值。給與折銀。彼既樂得糴買之餘價。而官又得存積見在之糧儲。較諸和糴尤為簡便也。然此四者。非數月之間。所能接濟。傳聞陝西地方。即今銀一兩。止糴米四五斗。收成之後。已至於此。來年春夏。益當踴貴。不幸歲復荒歉。又當何如。爾時縱發官銀數十萬。非特所費倍多。荒邊所患在此尤恐無糧可糴。萬一愚民迫飢寒而竊發於中。醜虜乘間隙而侵擾於外。地方攸係。誠可寒心。即如拯焚救溺。尚慮乎後期。可再玩日愒時。重貽夫後悔。訪得

成化年間曾因陝西飢荒摘撥江南漕運糧米數十萬石以賑之。就用糧船由徐州溯黃河抵偃師縣之孫家渡。乃從陸運至陝州之上河頭。計程止三百餘里。又雇船運。可以直達西安鳳翔等處。當時所費雖多。然比之太倉發銀本處糴米。却省數倍。實惠及民。如不省漢唐何不卽於關中糴米而轉漕江南。其故事可考而行也。然待年來漕運須至秋後方得到彼。亦恐無及。合無於該解南京倉糧。覓今陸續運到水次者。免其上倉。行漕運都御史查撥回衛糧船。南京戶部差官監督。對船交兌。設若數少。則將南京

在倉糧米。空運。或將該部收貯折銀。差官和糴。今歲江南收成頗稔。大約銀四錢可得米一石。俱照依漕米正耗體例。以爲水陸之費。務足二十萬而止。及查南京各倉。見有六七年之積。而今歲折銀又多。不妨那用。其嘉靖十三年十四年。勿論陝西地方有無豐歉。却於漕運內。每歲摘撥米二十萬石。如前轉輸。通計三年而止。夫以糧運濟之於目前。而以蓋引等四項行之於相繼。比及三年。邊困可少蘇矣。然臣又聞之。興一利。不如除一害。乞勅各邊鎮巡撫兵官。正已

率下嚴禁所部官員凡軍士糧賞財物分毫不許科
尅及時常審探邊情毋聽將官虛報聲息輕易發軍
冒支行糧草料更勅兵部今後遇有邊報毋輒議出
京軍到邊徒增浪費無益實用凡一切損害邊儲者
悉行停革夫既與其利如彼又去其害如此行之數
年將見邊有餘儲人有固志然後擇遣才望大臣按
行邊地可以耕墾之處修復亭障多募土民漸興屯
田之利永爲根本之圖其遠效可異於將來而其事
機實在於今日也

一廣矜宥伏見往年妄議大禮及勘大獄諸臣踵
襲敝風自招罪戾上干天怒威譴有加是卽雷霆肅
物之義也諸臣甘罪無詞復何所覲但臣竊聞之天
地無棄物王者重絕人今諸臣幽錮已久悔悟必深
且其中情罪輕重不同而才識亦多有可用者倘蒙
分別差等容令自新或量移近地或放免生還或稍
復舊銜或漸加錄用是卽雨露生物之仁也比來建
論之臣屢嘗及此天聽未回而臣猶昧死言之者誠
以治體之所關羣情之所切望也臣又聞之桓公於

管仲唐太宗於王珪魏徵皆其讐也乃能赦而用之
卒得其力况前罪諸人皆 陛下臣子猶子得罪於
父母也父母忍讐視而終絕之乎又况聖德如天無
不容覆遠出於二君萬萬者乎臣今不敢過望 陛
下卽有施行惟乞此後或特旨中降或因事覃恩使
天下之人知諸臣之久譴非盡出於聖慈之本心而
今日之曲全亦非由於臣下之祈請如此則恩出
朝廷事體允當。

一正憲體臣惟爲治有體不得相侵其在憲臣尤所
當正近見本院問完囚犯有奏辯者都察院或改行
巡按御史問理臣愚竊謂本院乃臺官之長原問亦
御史也審允又有南京大理寺也乃囚犯人欲改行
巡按而輒從之似非憲體所宜合無今後都察院將
前項奏辯囚犯仍行本院與之詳鞫若問完再奏要
調隔別衙門則行南京刑部以更聽之若該部問完
又奏改調從都察院叅詳果涉矜疑獄情重大方與
奏行南京三法司會問其本無冤枉捏詞奏擾者不
拘次數勿與准行或咨來本院詳審得實亦就立案

以杜幸免之姦。以省拘證之擾。可也。又見近年各處巡按舉劾巡撫及方面等官。因被劾之人。訐奏。往往併令御史回籍聽勘。臣愚竊謂糾劾官邪。御史職也。顧乃爲人所劾。亦非憲體所宜。合無今後各官被劾。專輕者吏部卽與斟酌去留。覆請上裁。若係貪酷重情。只令被劾者回籍聽勘。御史照舊行事。待後勘報不實。反坐御史以罪可也。又見近日操江都御史巡江御史職守事情。或行巡按御史訪察查究。及巡江御史叅奏官員有改行巡按提問者。臣愚竊謂御史同官也。而疑信之。或異都御史尊官也。而抑揚之。失倫。亦非憲體所宜。合無今後操江都御史失職聽兩京科道官糾舉。巡江御史失職聽本院考察。其操江巡江行事不必制以巡按。使各得展布自效可也。然此三項。止據臣所聞見。或恐類此者尚多。乞勅都察院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卽與一體改正。內有奉旨施行者。具奏定奪。仍通行各衙門知會。今後務要遵照舊制及憲綱而行。如此則體統正。分義明。而爲憲臣者各得以舉其職矣。

一先實務。臣聞治天下之道有實有文。圖切要而有
 益於國家謂之實。美觀聽而無關於治忽謂之文。在
 昔人君以務實致治者。漢文景宋仁宗是也。以彌文
 自敝者。漢武帝宋神宗是也。仰惟我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相繼立極。垂六十年。不獨政本王綱。廣
 大悉備。而典章文物。亦兼舉無遺。非若漢高帝之馬
 上為治。禮文多闕。宋藝祖之終身征伐。萬目未張者
 也。嗣是列聖垂拱。守成先後一揆。逮我皇上當
 積德百年之期。行稽古三重之道。議禮考文。益明益

備。無以復加矣。然臣子責難之義。蒼生厚望之心。似

於大學之所謂理財用人。詩書之所稱安民講武。切

時要務。或猶有缺焉。伏願陛下時世宗多興禮輟聲容之繁節。

樂故一言及之略太平之美觀。屏好動喜事之徒。斥虛夸誕謾之說。

回運神謨。專務於此。博謀而審擇。持久而力行。必期

於吏稱民安。兵精食足而後已。則上以實求。下以實

應。既有實事。必有實功。文景仁宗之治。不足多也。况

天下之事。吉凶悔吝。生乎動。紛擾勞費。出於文。若

陛下以靜制動。以實先文。將見省事則省慮。安恬內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守既可以上培 萬壽而 皇儲篤繁衍之祥省事
則省費經用惟常亦可以下紓萬民而薄海感綏寧
之澤矣。臣不勝惓惓。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五十二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朱 灝宗遠參閱

董文簡公集

疏 董 玘

較勘實錄疏 改正孝宗實錄

臣惟今日之實錄。即後日之史書。所以傳信于天下
萬世者也。此豈容以一人之私意參乎其間哉。昔者

武宗毅皇帝即位之初，纂修

中峯與修實錄一時

不能爭其後，尚能極論，必賜求改其史，可為不遠之

以菲才，濫與其末。于時大學士焦芳依附逆瑾，變亂

國是，報復恩怨，既已毒流天下矣，而猶未足也。又肆

其不逞之心于亡者，欲遂以欺乎後世。其於敘傳，即

意所比，必曲為揜互。即風所嫉，輒過為醜詆。又時自

稱述，甚至矯誣敬皇而不顧。凡此類皆陰用其私

人，謄寫圈點，在纂修者或不及見，惟事之屬臣者，黽

勉載筆，不敢有所前却。而其他則固非所及也。茲者

恭遇 皇上入繼大統，勅修 武宗毅皇帝實錄，內

閣所藏 孝宗皇帝實錄副本，例發在館，謄寫人員

及合用紙扎之類，不煩別具，欲加刪正，此其時矣。

特旨將內府所藏 孝宗實錄正本，一併發出，仍勅

總裁大學士楊 等，及比時曾與纂修備諸本末者

數人，逐一重為校勘。凡十八年之間，詔令之因革，治

體之寬嚴，人才之進退，政事之得失，已據寔者，無事

紛更。至若出焦芳一人之私者，悉改正之。其或雖出

于芳，而頗得寔狀者，亦自不以人廢，則為費不多。事

亦易集。使 敬皇知人之哲，無為所誣。諸臣難明之

迹得以自雪。而人皆知公是公非所在。不容少私。如
孝宗聖主時多良臣而芳一意意評評妄妄情情乎乎至今至今未未之
改也芳者。縱或肆行于一時。而竟亦莫揜于身後。庶乎
孝宗一代之書。藏之中秘。而傳于無窮者。必可據以
為信矣。不然。萬世之下。安知此為芳之私筆也哉。仰
惟 聖明臨御以來。先朝積弊。釐革殆盡。惟此關繫
于國典者。甚大。鬱而未白。臣竊惜之。儻俯察愚言。惻
然允納。亦初政用慰輿情之一助也。

慎重祀典事

郊他分合

臣謹按禮記言祀典者莫詳於祭法。首敘虞夏殷之

郊。繼之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圻。祭地也。
是祭天祭地之禮不同矣。其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
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
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
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惟物。皆曰神。天下者
祭百神。而于社。則有大社。王社。國社。侯社之別焉。是
其祭各不同矣。又曰。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
谷丘陵。民所取財也。是祀典不可偏廢矣。郊特牲曰。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是祭

天必以冬至其位必於南郊矣。而不言祭地之所。其在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狸沈祭山林川澤。而亦不言地。惟大司樂。冬日至禮天神於地上之圜丘。夏日至禮地祇於澤中之方丘。以天與地並言。圜丘即所謂泰壇。方丘即所謂泰折。是其時與位皆不同矣。而未有北郊之名也。至漢匡衡請定南北郊。北郊之名始見于此。蓋其說出于緯書。若不足據。然其言就陽即陰之象。則

禮之正也。自時厥後。議者紛然。互有得失。蓋古者祭天地。有正祭。有告祭。冬至一陽生。天道之始。又生物之始也。故順天道之始而報天焉。必於圜丘。順陽位也。夏至一陰生。地道之始。又成物之始也。故順地道之始而報地焉。必於方丘。順陰位也。此所謂正祭也。舜之嗣堯位也。類于上帝。望于山川。東巡守則柴望。秩于岱宗。武王之伐商也。告于皇天后土。又柴望。大告武成。成王之營洛也。丁巳用牲于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皆因事並告天地。有同日而舉者。有繼日

而舉者。此所謂告祭也。然上帝曰類者。謂倣郊祀之

中峯亦主分祭同于貴溪至正祭告祭其

禮而為之。則非正祭天矣。告地而舉望祭之禮。或社

說頗為有據

祭之禮。則非正祭地矣。蓋特祭天地。乃報本之正祭

也。故辨方正位。順時陰陽。其禮別而專。並祭天地。因

事而告祭也。故隨在致虔。不拘時位。其禮合而簡。禮

雖不同。義各有當也。此義弗明。於是。有以孟春上辛

天子親合祭於南郊。而以冬至夏至。有司分祭者矣。

若元始建武所行是也。有請於冬至南郊而合祭天

地者矣。若顧臨等所言是也。有援虞周告祭之禮。以

證天地當合祭者矣。如蘇軾所言是也。此皆後世之

謬誤。我太祖高皇帝有天下之初。即建圜丘於鍾

山之陽。以冬至祀天。建方丘於鍾山之陰。以夏至祭

地。一如古制。而因山以為南北。日月星辰太歲諸神。

則從祀。圜丘。嶽鎮海瀆山川諸神。則從祀。方丘。天神

地祇。各從其類。而又春分朝日。有朝日壇。秋分夕月

有夕月壇。其壇位禮儀具載于存心錄者。可考見也。

至洪武十年。復定合祀之禮。時以大祀殿未成。暫合

祀于奉天殿。十二年正月。乃合祀于南郊。羣臣皆從。

而日月星辰之專祭亦罷。今大祀文合祭天地文及
 諭中書勅載于御製文集者可考見也。于時儒臣解
 縉嘗建議請復掃地之規。竟亦未行。豈禮固以時為
 大歟。我皇上嗣登大寶九年于茲。敬天法祖。式嚴
 祀事。幽明上下罔不歆格。茲者大祀既畢。聖心猶
 若未安。欲遵復皇祖始制。以盡事天之誠。且俾各
 陳所見。夫上下之分。陰陽之義。淵衷蓋已洞然矣。臣
 復何辭。然必欲求其是。則分祀者固古禮之正也。分
 而復合。之此禮無定義也皇上之獨見神斷。殆亦未易窺測者焉。記

曰惟聖人能饗帝。我皇祖以不世出之聖。開創于
 始。皇上以不世出之聖。續承于後。精神之運。心術
 之動。庸有潛孚而默契者乎。今之禮樂法度。悉由
 皇祖裁定。誠如聖制。所謂為子孫者。雖億萬世所當
 謹守勿違也。况茲重大之典。欲復其初。宜必慎所處
 矣。顧豈臣愚所能與哉。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
 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
 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蓋饗帝之禮。其難也
 如此。可弗慎歟。伏惟聖明以不愆不忘之心。弘善

繼善述之道，信先王之禮，而不泥其沿襲之迹，遵皇祖之制，而兼思其更定之由，聖心安即人心舉安，而天心得矣。

魏恭簡公集

論

郊祀論上

天地分合

魏校

臣少有志古禮，常論郊祀，其言曰：天地分祭，合祭之議久矣，愚請折諸孔子。孔子贊易曰：大哉乾元，至哉坤元，在禮曰郊，社禘嘗，尊無二上，巍巍上帝，與皇地

示並列，既非所以尊天，蕩蕩皇地，示厭于上帝，而不得獨全其尊，又豈所以尊地哉？雖然，孔子贊易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在禮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宜若可以合祀然。夫天地絪縕，以氣化也，男女媾精，以形化也，上帝皇地，示之尊，豈若父母之夫婦，胖合邪？或疑分祀天地，周禮文繁也，夏殷而上，其禮簡質，今無所于稽，安知其不合祀哉？夫唐虞秩宗典三禮，與周禮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邦國，先後一揆，天地合祀，則瀆矣。臣昔

所論著云爾。嘗語友人李承勛。莫能難也。而戒臣持論太早。自信太過。言若逆臣耳者。厥後臣學頗進。益知義理無窮。不敢傲然自賢。又從而考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伯雨師。皆序天神也。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豕沈祭山林川澤。以醯辜祭四方百物。皆序地示也。初未嘗言皇地示。考諸尚書。丁巳用牲于郊。牛二。祀天也。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祭社稷也。亦未嘗及皇地示。湯之伐夏也。昭

告于上天神后。武王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亦未嘗及皇地示。臣又徧考傳記曰。祀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且郊特牲而社稷大牢。于郊曰大報焉。于社曰美報焉。兆于南郊。就陽位也。則曰郊以明天道。君南鄉于北牖下。答陰之義也。則曰社以神地道。而終之曰尊天而親地也。亦皆不言皇地示。周禮封人設王社。遺大祝建邦國。先告后土。古人造字。地土也。社土示也。諸儒釋社曰。五土之神。故以社爲小。而欲別立北郊祭地以對。南郊祀天。

其言無所考證。且五土者，各止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而言也。后土者，總大地全體而言也。乃知皇地示，即后土異稱。如昊天上帝，一稱天皇大帝也。其名本出緯書，而禮家因以南北二郊對。此亦緯書而禮家引之，以釋經傳耳。按周禮大司樂，凡樂圜鐘為宮，黃鐘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圓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鐘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宮為羽，靈鼓、靈鼗，係竹之管。

空桑之琴瑟，咸池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說者誤解冬至祀天于圓丘，夏至祭地于方澤，此南北郊之議，所自出也。不知聖經總言神祇，各以類應。故曰天神皆降，地示皆出。求天神當于陽生，求地示當于陰生。凡神皆壇，其象圓。凡示皆坎，其象方。經又言凡祀神示者，以冬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鬼，亦泛言陰陽感格之道。非專謂冬至夏至日也。以經考之，六經皆無南北郊，惟此一章，又出于諸儒之誤訓。其

不足徵也明矣。况大司樂分樂之言。後世皆莫能曉其義。止當闕疑。闕殆。故曰盡信書。不如無書。祭法謂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祈祭地也。用騂犢。凡傳記言南北郊者。亦惟此一章。按周禮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今槩言騂犢。附會顯然。以經正傳之訛。則言南北郊者。無足徵矣。復請折諸孔子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朱子釋曰。郊祀天。社祭地。不言后土。省文。胡氏又謂古者祭地于社。猶祀天于郊。後世不當崇地抗天。周禮禋祀昊天上帝。血祭社稷。而別

無地示。四圭有邸。舞雲門祀天。兩圭有邸。舞咸池祭地。而別無祭祀。則以郊對社可知矣。臣所考郊祀禮制。聖經賢傳皆可徵。但禮必有義。臣求之而未得也。虛中以俟之。蓋學不可以不思。而思之道。貴乎切近。貴乎優游。不可強迫也。其後臣學鞭辟近裏。天聰明若有開者。始悟人稱上天下地者。皆徇名言。未造實際者也。天地渾是一體。正如我身。上帝至靈。正如我心。百神正如我身。百體魂魄后土亦我體魄之大者耳。人之靈。安得有二也。故楊震謂天知地知。子知我

此語甚迂。議禮之家。所不貴。

知而程子曰天地無二知淵哉言也。豈惟天地一體人與天地亦渾然同體形骸雖各間隔而一氣相貫通人但知軀殼內是吾身而不知通宇宙是吾身故好名好勝作好作惡種種私妄緣軀殼生若天地萬物一體則能廓然無我痒痲疾痛舉切吾身矣地不可以對天故以社配郊則可以北郊對南郊則大不可惟心無對上帝至尊豈有對邪。聖質高明試以臣言默加體驗將洞然貫天人矣地不可與天對夏至亦不可與冬至對聖人扶陽抑陰一陽之始生也。

聖人重之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若有對則是復

亦是訓語

見天心。始見地心也。貞下起元在一歲冬至子月為

復。在一日夜半子時為復。在人心靜中養出生生善端也。是故聖人之學在求仁而求仁之功在主靜。今夫制律者候黃鍾治曆者正日躔皆始于冬至也。臣今所見如此。昔者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于是之而卒以爲非也。今臣生四十八年矣。尚覲有進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乎。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

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聖人之心，其慎重也如是。矧我皇上孝子慈孫之心哉。臣不肖又安敢縱言及于禮哉。

郊祀論下

祭天

臣昔嘗論日月不當配天，其言曰：按禮家謂郊祀天而主日，配以月，釋者以天體廣大而日著明，故以為主。是未知上帝臨汝，陟降在茲也。天之神洋洋乎無所不在，聖人終日對越上帝，復立之郊以萃之，是曰合渙之道。今日主日，吾未知郊之祭也。大報天平，報

日乎，配之以月，吾未知主祀者其天乎，其日乎。蓋因迎長日一言，誤而生誤也。日生于東，月生于西，王者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祀有常經，則祀上帝不必配以日月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王者以祖配天，在日月，則無取于斯義矣。既配以祖，又配以日月，在正位，則褻而不嚴，在配位，則混而無別，非所以尊帝而重祖也。臣昔又嘗論百神不當從祀于郊，其言曰：郊之祭也，大報天也，非以索百神也。則祀上帝，不當又祀百神。凡茲百神，載在祀典，已有常經，則祀上帝，不

必又祀百神也。禮祀當極精誠，若敬有所分，豈曰精意以饗？或曰：上帝降格，則百神景從，豈可闕百神之祀？王者躬荐于上帝，百神則分遣乎羣臣，曷為其不可哉？曰：信斯言也，是以上帝為有象也。方士者流，其言誕漫，謂鈞天上帝所居，而百神各有官府，皆可名言，故叢而祀之。佛氏入中國，其法普同供養，而古禮始淆矣。且郊之日，庶民猶弗命而聽上，矧羣臣乎？今惟主祭者專一，而羣臣敬有分散，非復上下一體之義矣。臣又論祀天祀上帝不可分，其言曰：按孝經郊

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孝莫大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禮家因謂冬至大報天，季秋大饗上帝，而未知其非孔子之言也。夫上帝天之主宰，天以全體言，譬則身也，上帝以主宰言，譬則心也，身外豈別有心？周禮禋祀，昊天上帝，今分天與上帝為二，而祭之于義何居？古之祀天掃地行事，今于明堂，曾謂上帝至尊，反就人鬼以饗乎？周公相成王，尊崇文王配天，乃嚴祖也，非嚴父也。謂周公嚴父配天，是無君也，况配天必以祖，以其功

德與天同也。如曰嚴父而已矣。罔非天胤。曷爲豐昵哉。臣又嘗論五帝之祀。非古。其言曰。大宗伯禮祀昊天上帝。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凡祭祀之聯事。皆首言五帝。大神大示亦如之。是蓋文誤。否則諸侯去籍後所增也。禮家謂東方蒼帝。威靈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叶光紀。與昊天上帝爲六。夫天人一理。民無二王。孰謂天有六帝乎。慨自周之未造。諸侯僭天子。位在藩臣。而臚于郊祀。然猶不敢盡同天王。故魯郊祈穀。實祀

蒼帝。秦作西疇。實祀白帝。其後增時以祀黃帝。赤帝。青帝。蓋聞諸國僭禮而并祠之。憫然有招八州朝同列之志矣。是時北方諸侯無僭郊者。故闕黑帝。漢高曰。是待我也。乃備五帝之祀。諸儒莫知其源流。故議論紛如也。臣昔所論著云爾。厥後考求國家典故。見我太祖論及太祀甚嚴。必有精意默感者。則戰慄不敢發口。孔子戒學者毋輕議禮。臣自後不敢輕言。臣今所言者。亦禮之文也。非本也。皇上所言修德法。祖親賢愛民。禮之本也。皇上則既知之矣。

臣復何言、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願我皇上篤行之耳、乃若禋祀之義、臣請爲皇上詳言之、古之祀天也、以器則陶匏、以席則藁秸、以牲則特、以位則不壇、掃地而祭、是何心也、誠以昊天罔極、顧萬物莫可報之、故畧吾外心而竭吾內心、是曰精誠之極、非祭時發之也、乃積之于平時也、其心平時、恒曰天之愛民也甚矣、豈其使吾一人肆于民上、昔者禹也、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吾飲食菲矣、特牲而心安、吾衣服惡矣、陶匏藁秸而心安、吾宮室卑矣、掃地而心安、其或志不在民、厚自奉養也、而薄于天心、其安于周公之訓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臣敢稽首以獻、

京口紀行

轉漕

京口擊楫、橫絕大江、駕長風渡淮、自此南北形勢分矣、江淮之間、厥田膏腴、而多遺利、若農扈得人、富庶可期、月而望也、兩淮盜利甚博、患亦彌深、今將釐宿弊乎、請法行自近始、可以裕國而寬民、必也爲遠圖

不可不深長思矣。甄琛元勰之議，要皆未見周禮而有言也。淮小于江，不啻倍蓰而吝大河，豈特智者決其爲患，河北有蘇隄而無禹隄，後世師蘇而不師禹，河患何時而平也。漕河新開，暫遠河患，但今大河勢已趨北，決溢而復故道，誰能禦之。漕河之憂未艾也。海運期期毋講，上策莫若修舉虞集故事。其次法唐宋轉般。國朝設淮徐臨德通五倉，尚存遺址，而遺意則莫之識矣。妙在通融焉耳。米乏則以次轉輸，米此法至妙，不知當今何以不行。豈司計者未見及此歟。賤則隨在廣糴，貴亦時糴之，以爲糴本。但使漕運得

人，辟召諸監倉，而久其任。北方復兼糴麥粟，倍給于軍。此法之至省至便者也。唐陸宣公嘗行和糴，關中歲增百餘萬。宋蔡京壞綱運，東南遂不能去，其利害昭昭可考也。昔者蘇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今因漕運而逆河濟及淮三瀆之性，垂及百年，今上英才邁世，赫然將大有爲，天意適于此時變動，自是一機深識天人之際者，莫若勸上乘此一大機會，作一大處分。漢都關中，文景恭儉，未嘗轉漕。武帝窮奢極慾，歲漕關東六百萬斛，海內虛耗。昭帝恭儉，

一旦盡罷之。上恭儉愛民，如倣古制國用之法，通計國課歲入若干，國費歲出若干，立一會計之書，課入視。祖宗時，孰增孰減，費出視。祖宗時，孰寡孰多，立為定格，一斷以。祖宗舊制，復進而考法于先王，百年冗費，一旦革之，萬姓誰不歌舞。聖德漢昭，盡罷漕運，未足多也。京口地固而民悍，劉裕嘗用之矣。此金陵之東戶也，維揚少弱，近淮則又強矣。此金陵之外捍也。彭城山勢雄偉，實南北之要衝，古之立國者，設險必在數百里外，呼吸則四圍皆應，觀形勢之起伏，其間強弱自相為牝牡，信天造而地設也。觀淮而江之上流，可想矣。由之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一
二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五十三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選輯

宋徵輿轅文叅閱

崔文敏公洹詞

議

崔銑

鄴兵議

議曰彰德有衛兵。有民兵。民兵者。快手騎也。民壯。步也。衛兵分番戍京師。及比塞。留者守城。禽盜。彼皆生

皇明經世文編 崔文敏公集 鄴兵 一 平露堂



長行伍。習戈矢。猶未耜焉。民兵取之隴民。及市井之黠者。歲操日練。猶不能執弓挾刃。闔郡精兵不足百人。夫盜猶潦水也。突至則襄岫齧防。去之則涸。非有期約可憑也。論者曰。今無盜矣。而素養遊手空役。併差。彼參養之久。怠於農業。一旦罷去。皆盜也。革之便然。正德壬申。薊盜數萬圍城。火南關。燬城樓。衛兵先皆以賂縱遣。無在城中者。幸官軍至。賊乃解散。嗟乎。當是時。非民兵。城必陷矣。夫軍與民對置者也。無事民出粟以養軍。寇至則禦之。使民無擾。縉紳敷禮。

明刑。介冑習武。剔盜其來久矣。自兵興。責皆在有司。往往褫職左官。而彼武人者。通賊起家。源軍弛備。畧無詰責。余不知其何也。正德丁丑。有司畱心兵事。是時上官命有司。并督治衛兵之畱者。兵威稍振。雖荒曠無警。後變前制。而郭門之外。劫掠官私貨。夫馭民者法也。持法者人也。法久必弊。救之存乎人。今慮其爲遊民爲盜。欲直罷之。一旦之變。誰仗乎。初薊盜之起。劉七等八人耳。後至二十六人。辛未歲。掠水冶不利。乃又西至史泉。去府二舍。四面山環。七等各喜得。

僻地可為樂矣。雖旬無他虞，乃散馬弛弓，刀槊掛壁，間縱酒歌呼。夜召倡女，酣寢。民兵偵知之，約指揮某夜往襲。戊夜至史泉東三里止，賊皆熟睡。是時人持官吏養賊自肥自古一律良可嘆也挺可盡殲矣。而民兵為甲者利其貲，謂指揮曰：此屬坐而擒矣。而吾輩亡利逐去之，而俘其棄餘何如。指揮諾。遲明發砲，賊大驚，乃乘酒力躍馬持矛矢來。兵皆走，獨百戶張世祿與戰死。賊自是不敢恣肆。溢為數萬人，大師而後克之。嗟乎，無法不畏，不可以師不貨無疑，乃可以勝。自今長老言之，未嘗不於邑也。彰德北衛燕趙，西塞太行，豫陝在南，東躡瀋魯，是故漳衛洹湯可阻也。車騎蟻尖可據也。兵可罷乎。或曰：州縣無衛兵者，當有民兵。府不可去與。曰：治軍是故重放免之法，則官廉嚴，參驗則兵集。縱寇及避者必戮。而令有司得治之，庶乎其可省也。

政議十篇

內刪訂學通議二篇

崔子曰：三代而上，井田封建，其民固，故道易行。三代而下，阡陌郡縣，其民散，故道難成。況沿而下，趨至今日乎。然性之善感乎心，未或異也。顧

係乎王者。予三農之暇。作政議十篇。制遵今道。循古。合之人心。不激不隨。期之可久。

均田

田之不均。生自二豪。貴宦多賂。富室多財。顛肥饒之區。擅山澤之利。富民又以餘田竄仕籍。業貧民。仕者優力役。貧者代輸租。諺謂富人穀。貧者官粟者也。富則曳絲被綺。侈以相競。貧者衣食下同犬彘。牛馬痛哉。近者有司立均田。畫丘計畝。三品徵稅。僭其付之吏胥。高下任其心。衆口稍喧。尤爲二豪扇搖。欲

壞而罷之。曠代而舉事。偶噎而輟餐。惜乎夫田均則事均。事均則業均。無甚富甚貧之家。則俗自淳。古使民不過三日。今厨傳之供。騶從之煩。百倍於往。州郡一下吏。出乘輿。列騎擁於衢術。壞制度。夷等威。視而泛常。宜倣古限田。先禁兼并。召集每丘田主。其辯肥瘠。高田宜潦。下田宜旱。互乘除之。然乃定等分租。凡臣非將命。毋得乘傳。洪武制官人從有定數。各嚴立罰。以懲不遵。夫水旱之虐。聖王遭之。秦廢溝洫。杜撰阡陌。漢以來良吏鑿渠致富。吾相自磁至湯。纔越百

里有大川四汾漳洹湯秋潦之溢壞禾萬畝榻側竈
陘悉變沮洳古所開十二渠俱湮推之他方可知已
前元勸農法良史臣稱曰王道去今不遠可稽而舉
夫歛薄則用足力餘則農修水泉之溉督勸之警又
出山澤使貧者得業如此十年家可使給是故禮教
興而頌聲作矣。

覈舉

今之士學校教之舉業科目取之文詞非古也然不
可廢焉昔成周每夫受田百畝苑徙不出同井聯之
以比黨教之以鄉大夫掌之師氏升之司徒六德爲
本六藝以翼是故亡饑寒空其身亡竒衰岐其心處
服孝弟出效忠順迨乎德衰臣叛民失業士失學國
則諉力是先士則投好宅心孫吳以兵售李悝以農
售蘇秦張儀止掉三寸嚮動七國弁髦其主蒞醢其
民四豪養客乃至甘爲雞鳴狗盜者向使有田生之
有學拘之有科目進之不至是也蘇秦固曰使早有
負郭田豈能佩六國相印哉國家造士純用經術
然士誦之求仕鮮以褫身舊法里老保其行試而升

之學再保其行。試而攷之省。此里選之遺。柰久已棄之。況民各散居。遷移靡常。同城而不識面。間巷細人之見。無出財勢。長吏不四五年。非以微勞遷。卽因小瑕黜。是以止憑科舉。日付之公道。先朝已有此嘆故試而得人。若博之中呼也。試而非人。若博之遭負也。何也。非有叅驗之詳而觀察之可賴也。自設官督學。有司以事有專職。委而不治。督學者幾歲始一至。事煩日少。無裕施教。故士益荒。從今宜歲令縣令察舉民生十五以上。能通四書及占一經。性淳行謹者。上之守而登於學。其輕狡者。雖才不取。攷校黜升。責之太守。督學官間歲驗其當否。以施懲獎。士得第銓司。精選其才。斯量授之任。嚴考於課。必堅守其法。間有幸舉者。不延矣。夫養士在乎學。董學慎其人。成化中提學御史孫鼎之貞孝。陳選之清方。士奮其修。正德末御史蕭鳴鳳懲惡嚴。雖才不貸。副使魏校敦行急。受欺不悔。二君皆遭構去。嗚呼。學校何由而正哉。

重輔

周禮冢宰貳王而治天下。春秋列國之興。亦相一卿。

夫求才必於世。取善必於衆。挈綱必於一。一則和洽而亡戾爭。和乃太平之階也。戾則荒亂之媒也。我

皇祖賦睿聖而起布衣。運制六合。創出神造。羣臣雖劉基之知。宋濂之博。通俛伏受成。嗣主蒞政。咨詢是

急。六部分隸。各勝厥掌。故皇祖廢左右相。設六部。

仁宗建內閣。參機務。豈非相時通變之道乎。永樂

初以翰林史官直閣。後必候其尊顯而方登簡。平章

之寄。儼若周宰國卿。是故削相之號。收相之益。任愈

於前。當用慎於今。養望於素。堅操於詘。表能於試。顯

無相名而有相實權之所在固不以名也

今之輔臣

拔於萃。特崇於禮。流品非可限。歷考不足稽矣。英

薛瑄岳正李賢也

皇復辟。親擢三賢。正德中逆瑾竊政。囚戍元老。奴僕

端揆。猶尊內閣。劉文靖謝文正之怨。止於褫秩。顧近

世之選者。惟曰淳厚寬詳。守故習常。是特婦女之柳

○光○豈○非○竊○位○耶○ ○若○此○位○者○安○可○以○庸○謹○自○處○張○禹○孔○

躬鄉氓之寡尤。豈勝大受者哉。是故約已讓善。如唐

懷慎。是之謂德。忘死殉國。如宋君實。是之謂忠。防細

圖大。如漢張良。是之謂才。不然鄙於人主。賤於六曹。

隳國綱。靡士風。晉文帝固寵鄧通。必展申屠之直錢。

若水感昌言之見薄。卽辟位而去。夫有君之篤託。有

臣之自重。胡患於不治邪。

簡侍

伊尹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官者言其宰畫丞弼是也左右者言其比近侍從是也丞弼君畏之侍從君親之畏者匡德於顯明親者翼善於一。今翰林諸臣講經帝幄懋學儲貳侍從之最也。往年論治者欲舉祖宗故典令其分番入直以備顧問承望顏旨宜入警勸余聞王端毅公曰此多新進年少兼有輕才儉德啓君多事亂君用舍者不若止行章奏

下諸外廷則邪正辯白易於揀彌此或一論也未究厥原人主孤處於內宦妾巧黠蠱心移志者何限夫有玉者瓏旃有刀者錯旃不養才而恨亡良未成器而歎不利末之何矣今制進士及第之外選其才行者曰吉士讀書中秘三年而直史館顧教之文詞聲律之靡啓其校試高下之爭厥名伊美考效蓂然宜擇廷臣知道立德者爲之師亡則求諸山澤耆宿與之講服聖人存心行己之道乃切劘治體參酌古今之宜要之必行無弊候成而官之詩曰有憑有翼有

孝有德以引以翼庶乎收承辟之功而免於端毅之譏矣

省官

皇祖設官分六部以萬務兩諫拂其愆違責郡縣以六事按察究其污濫自大夫以下必三考乃進二階是故官簡而該事約而舉功久而就自宣德至今額外添設奚啻累百不督之勤工乃為之分責不亦謬乎況乎下多彙進之才人懷速化之望添官則缺廣廣缺則易轉倖門聿啓居亡固志事至限守而逃難

事成爭知而讓過夫一人而牧十羊則戢一羊而用二牧則騫夫子譏官事之攝老子著烹鮮之喻此今所以士節不厲獄要不結後煩而民憊也故集其文案則束牛腰稽其實績僅同蚊翅姑言外服賦稅學較捕寇治訟充伍百工之技郡縣所理使縣精其成府可逸矣使府精其成省臬可逸矣故省臬之職別勤惰覈廉貪予能翼純而已事連兩郡而不相下害出大豪而難摧則省臬當之今守巡之外別立數銜彼高坐司署止以行移相羈維屬吏不奉談小民不

今六卿且下侵有司

務朝廷或自決城且小獄矣故為政貴乎知體也

知名正德癸酉予奉使大梁過汲郡兩監司嘖有煩言治兵者厚其卒僉用富戶盡蠲泛役曰胡有責人於死而恡其輕者乎治民者曰卒止捕賊非戰也率優其富者貧何以勝役哉余謂之曰銑請以醫喻有人外瘍而中瘵疾醫曰用溫補虛藥之而瘍熾瘍醫曰用涼殺毒藥之而瘵劇不若使其人自酌其虛實緩急而調攝之監司皆服推之他可知已是故遵皇祖之制革內外員之贅事核其真斯信之工核其繳斯器之才核其蘊斯舉之譽核其直斯哀之毀核其迹斯下之母賞私勞母尚虛名母宥纖惡母承巨勢功行表卓卽陟大位如西漢故事是故一核執於上萬真積於下矣

師田

國家有漢之全盛亡其強亡宋之苟安類其弱蓋由士業草畧登仕太易鮮治經世之學官多牽制遷代大數不于專斷之權弛而亡支莫甚於兵往者薊賊劉七穿窬小醜蔓延萬人朝廷遣官命將費三省之財調兩鎮之軍但尾之而行莫能設伏出奇一鼓取

績至狼山爲風所覆然猶獻俘勒銘上下胥慶舊制
 縣僉民壯卽古土兵近年增減靡定且戶各分門番
 夏月易多以傭奴充之但可具役使之擒賊如驅羊
 而入屠門也宜制大縣四百人次三百人又次二百
 人兩戶醜出一人分爲兩班閭中多有便射精技多
 力喜鬪之徒令之顧代不足則兩戶抽一揀拔悍勁
 授習武事登其材武者爲隊長直者守城緝盜休者
 力田樹桑鄉立保伍五鄉一長平居譏察遺棄小警
 團結以守夫民貧爲小盜應倡而聚然後大每鄉嚴

則縣靖每縣嚴則府靖推之天下皆然嘉靖癸未年
 盜王堂起山東轉掠河南余守期調在朝大司馬彭
 公咨於銑曰非調邊兵不除銑問賊中有邊人乎公
 曰無銑曰賊恃一刃能驅民從之朝廷賞罰明重

乃不如一賊之劫乎前中原及蜀盜咸用邊軍彼知
今中州討賊者甚苦邊兵之橫然賊頗多邊人又少
 內之弱而致輕今又資藉之萬一恃功恣求後難控
與正德嘉靖異也
 御土兵未歷戰氣索而怯如調保定達舍在前土兵

在後總之一將古云習貫如自然既可平賊我兵亦
 練彭公如銑策奏行不月王堂平明年甲申秋大同

變

本末

治有三要。曰重農。曰抑商。曰道儉。夫農苦以獲粟。商坐而取贏。農業布野。商藏財筭。故一切之徵。農靡孑遺。商若罔知。非挈商積以敵農產而均之。天下趨商矣。民既厭農。工必鹵莽。食則不足。卽有連數郡之荒。忽然數千百甲兵之餽。于胡取辦。唐德宗父子寄命。韓滉之貢。是時有珠山銀海奚濟乎。夫貴難得之貨。來遐方之珍。群飲之生。博麗媚之濫志。斯商重而多故矣。夫家衍一口。日供三飯。比歲當千軍一餐之直。向今一人共之。無不駭而走也。今官多濫征。既有馬丁。而又應驛。既輸官稅。而又領戶。既充隸。而又薪銀。既取戶金。而又醵甲錢。司空徵料。有司興造。摧貨抽分。曷可殫記。豪右之擅。官守之漁。不與是。夫宦貴民富。爭侈競巧。轉移風尚。澆淳散樸。論者徃徃病之。恤令禁旨。徒賁壁爾。昔齊侯惡紫。而國人不復服。其價乃大減。宋仁宗抑珠價亦然。於乎。苟非上下以忠信惻怛之心。臨之誠文已哉。誠文已哉。

修禮

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今可信者典謨鴻範無逸立政詩數十篇而已。然多舉槩。究本制度詳於三禮儀禮精義而繁文周禮大規而猥事。戴記博識而鮮效。或曰周禮周公未成之書。或曰成而未用。固哉斯言。聖人履卽道。發卽憲。豈如後人揣摩編綴乎。若曰未行。則刑措鳴鳥。何由致之。蓋周末妨列國之僭者。禮也。故皆去其籍。孟子已不聞其詳。鄒魯之儒蒐獵故典。采合舊聞爲書。精糲真贗兼而存

之。今宏綱切領。似周之章。餘鄙屑冗瑣。必東遷列國之異政也。如今之例。豈皆皇祖之創乎。禮者人心之理也。協之以同然。百世可通也。今王祭無樂。大臣無廟。仕者不奔祖父母之喪。無功總之假。寇婚任俗。飲射故事。民無定止而渙。士異學而莫正。伶人道流。秉禮司頌。齊民下賤。踰限犯分。雖有洪武制而廢。夫國無禮。猶水無防。人無禮。猶室無基。衝嚙圯毀有極哉。宜詔徵四方明道與學者。萃於京師。準以典誥。案以三禮。參以詩之詠。孔氏之遺言。皆比以今之法。寧

要毋繁。寧徑毋易。裁成明典。行天下。垂後代。俗同德一。邦其永延于休矣。

公移

看朱巷的確回奏

查勘朱巷

十一月初十日准本部咨准禮部咨該副都御史王暉奏。句容縣有龍爪樹朱家巷。係聖祖所自出之地。久未顯揚。今宜照近日表章堯母墓詔書修理。臣下墳事例。建園寢。置守護之戶一節。合行南京禮部堂上官會同彼處撫按提學御史看驗。欽依着訪

求的確奏來。職隨於本月十一日離任。至句容縣會同各官親詣其地。先自本縣西門出行十一里。過二小山。地名通德鄉。有一土穴。樹根在內。原係櫟木。四枝屈曲向上。枝頭各有五指。鄉人異之。呼為龍爪。今枯朽八年。穴西田一段。各衆稱卽朱巷故址。弓量丈尺。得地五畝。西距京八十里。見今民楊春爲業。自巷基西行一百五丈。斜坡土脊一段。株木一科。木下一窠。故老相傳。朱皇帝家墳。弓量丈尺。得地三畝。遍生荆棘。並無丘壠石碑。西比古廟一所。壁畫神像。并

書句容朱安八字樣石香鑪上刻朱慶杜二十八戶
 置凡七十六字職等反覆看驗前地總是一片荒坡
 地勢欹斜各眾雖稱某為巷某為墳略無遺跡可認
 雖稱故老流傳別無碑籍可徵仰惟 皇上大孝冠
 百王至仁普四海古帝之母異代之臣坏土可辯特
 頒 恤典若句容此地果如原奏是乃 聖祖千百
 年積慶之原 皇朝億萬載興王之基禮意深長事
 體重大職等旬日之內竭力訪求止於前所開載未
 見的確豈敢信擬扶同自陷於欺罔不忠也哉

闕疑慎重 儒者守正之論

書

上西涯相國書

政事

竊聞忠君者遠不間其情厚師者微不格其敬君師
 大倫也顛而能扶為忠愛而能諫為敬銑趙之賤士
 也待罪侍從坐視時變止未能訟言於君次未能私
 告於師是天下之大罪顧思不敏中實空然知罔行
 殆何堪聽聞銑是以憂深而醉思劇而顛徘徊門牆
 進而屢却也伏惟執事好士容污若將弗及寸材尺
 美未嘗遺之豈獨銑之棄乎用是敢布腹心焉今有

人病羸者，精竭而神憊，獨面人耳。然嗜飲好內未已，或告之曰：子之病也危，久將不起，必斥而弗信，使其父兄子弟垂泣而告之，必懼，使國醫告之，必怵，然而淚下矣。何則？父兄子弟至戚也，其言必不罔，國醫識精也，其言必可徵。今天下之病深矣，財殫而用加侈，民疲而勞未已，賞數而功不勸，罰輕而罪不威，令下而不循，惠施而不霑，官肆貪而法，事取具而實亡，天下十有三省耳。用兵者八，朔方兵敝玩而不力，公私以供匱，人材以利偷。若再有嘯聚，何兵以討，邊或

寇入，兵馬之在內者，留之恐邊輕，遣之恐盜張。廟堂之經營始大也。雖然，此見事銑耳，不得聞，口不敢言者，又百此乎？今九重及帷幄臣，偶未之思耳。然惟執事能告之，執事自輔。先皇澤流而望尊，先皇大漸，執手流涕，付以愛子，權重而人服，一也。執事少秉清節，逮貴愈堅，相幾酌會，爲國著蔡，行高而人信，二是故以戚則子，以識則國醫，故曰惟執事能告之也。執事弼亮初政，調和瑾虐，釐弊庚午，入告累矣，似猶未飫天下之望也。頃聞執事上疏忠懇，而中繼聞

請明農。子不云乎。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執事去之是也。然亦有否。天事勿主。與成王者。不同度而建功。處平世與紛世。有不合迹而毀績。善始而不完其終。猶無始也。竊窺執事者。蓋欲以身示儆云耳。夫告人之道三。積以誠者。要其信也。動以容者。要其感也。示以利害者。要其懼且聽也。文字章奏。言者意弗盡。而聽者情不達。效固難獲矣。竊願執事時請面對。創難而覆易。善存而惡敗。帝王之謨。祖宗之典。誠于中而徵于容。因其明而通其曲。上英武冠世。深信

而改度。然後天下可徐理也。若一二帷幄臣。執事與共政矣。管有二客登舟入艙。熟視之。世讐也。見必以必接舟及中流風。二客駭而共圖之。卒濟。非前相怨之深。而後相克之力也。志誠在於生。故彼臣者。亦願執事之善告之也。彼誠我聽。故亦可以有助矣。又聞古之君子之事君也。智不售則曲勢以求成。力不施則廣謀而獲遂。夫君以爲社稷也。吾爲固之。如磐石然。以待君悟。舉完器而付之。而後臣之道不缺。不然使至如所謂無如之何者。君幸悟奚濟也。竊意執事

之計之不可緩也。夫舉政以才。行介而內信。學深而知政。藝精而適用。才之全也。偏得者酌用之。毋以科目拘其進。毋以浮僞溷其真。毋以麤率棄其直。毋以小瑕遺其長。毋以資格緩其爲。使部薦其監。監薦其守。守令各薦其屬。抑倖治貪。厲耻表節。嚴其進。覈其僞。不惟得真才。亦可以正士習矣。自天子以至於士。未有不須諍士者。忠直謀畧者。執事宜引以自輔。使之愆愆。盡其謔議。不無裨也。周上需。繫民心財也。蓄久者積。爲力者克。食冗者耗。費奢者窮。賈誼曰。一人作之。十人食之。必饑。十人作之。不能衣一人。必寒。今內廷之奉。軍旅之供者。可計乎。南以水荒。北以盜蕪。其入歲幾何也。財不足則民貧。民貧則苦生。苦生則心離。心離則凡可以救死者。何不爲。夫盜者。擾始也。擾之靡靡。英雄因之而起。是故亂自財始。子曰。節用而愛人。周禮歲終計入以會。王用官以工。皆稽業而定。旣唐併庶官。今皆可行也。夫本強者能制弱枝。備豫者能當卒變。禁兵本也。重鎮備也。兩京禁兵伍以內賂而缺。燥應故事而舉。治戎者循例。猶以純綺子

將之。一旦緩急，此屬可仗乎。當燎眉濡髮之時，尚修拱手徐行之度，非計之得也。秦晉兩鎮，地險人勇，于今尚安。及後可恃，選將以練禁卒，擇人以守秦晉，厚結民心，精治士馬，守險廣儲，俾可憑藉。今議者曰：土兵劣於邊兵，未知計者，勇不自奮，作之斯興，技非自長，習之斯熟。太祖定中原，江上卒耳。太宗北伐，中土兵耳。是故安危在所任倡者，利鈍之係也。夫政貴因時，法先救弊。出蹇者必求助，非深服其心，能制其命者否也。管董闕于為趙守，過深澗壁峭若牆，下

瞰百仞，問曰：嬰癡狂悖之人，牛馬犬豕，有誤入此者乎？鄉人對曰：無有。闕子曰：使吾法猶澗也，則人莫之

敢犯，胡不治，故不可以弘治之政，施之今也。是故烹

一阿大夫，則諛者遠而罰懲封一，即墨大夫則讒者

長沙公尚寬大以收物望故勸之用嚴然是時佞倖滿朝法有所難行耳

遠而功勸無別而緩非所以為政也。愚生何足以知國事，竊窺天下之勢，不急救將不可為，伏惟執事當國安危攸繫，故敢俯伏門下，稽首上書，干冒台嚴，不勝隕越之至，謹伏斧待罪。

記

湯陰縣修城記

修城

正德六年春薊盜起，陷城，殺長吏，薙民如草。秋八月

彰德府通判鄭公如臯奉臺檄修湯陰縣城而大之。

臨賊築城成功甚速亦吏也

夫什立里。甲什立長使第稽勸號以四鉦鳴則咸挾

以度不鳴則築。越十有八日而成。其圍八百四十九

丈。其高二丈有五尺。其基濶三丈。自基以上斂之。其

短牆一千二百四十堵。其濠濶深均二丈也。南北月

城二。城樓六。鋪二十四所。又修弓矢砲置快手使習

之。十月初賊劉七果以賊衆來攻城。賊火且射。越二

日弗克攻去。七年二月賊又來攻城。又弗克。南去攻

胙城。陷。民半死焉。賊黨楊虎渡河。趙鏊劉三遂連破

西平生蔡十餘城。太史氏曰。於乎。自賊之起也。郡縣

唯視城爲存亡。堅者全。敝者陷。無者殲。嗟乎。民之患

慘矣。

張御史治路記

治路

修平道路以利行旅亦政之大者

河東人曰。河東鹽行四方。公私咸利。之運司東南二

十里曰青石槽。道狹而險。如永巷然。長七里。徒者負

者亦艱行。自槽之南如陝州。中有曰張店。曰茅津者。

凡六十里。有土坡高二十丈。溝深則半之。兩崖對立。而中隘。正德八年秋。張御史取河津。穆山工百三十人。芮城安邑夫六百人。鑿石槽深一丈。有奇。濶倍深之一。石槽平。旅說之。已。又取平陸。夫七百人。治張店。茅津。弘隘。刊峻。既月。張店茅津。又平。傭者殺其直。負者餘其力。馬行可行。車可並兩馳。旅大說之。又曰。御史初詢于王運使。宣平陸申知縣綸。又詢于衆。謀協而舉。民故安。均力明禁。毋敢買逸。民故偕。因勢而治之。不與險爭功。故速成。太史氏曰。張御史者。安陽張士隆。字仲修。

惠民閘記

建閘

嘉靖戊子冬。太原高侯汝行守廣平。是時北域旱且蝗。再歲矣。明年己丑春。大饑。高侯再雩。夏又雩。不雨。乃召父老謀曰。今郡南滏水東流。越直沽入于海。郡北故有隄以防溢災。夫水決則害。引則利。聚斯濫。疏斯平。是在長吏。今若閘閘村之隄。可漑溝。胡賈至。陳義之汚。可達壑城。東南之濠。可瀦則變災爲利。何如。父老咸叩頭曰。幸甚。其僚同知張鉞。通判張廷用。張

玠推官翟鏡承且志趨五月庚午遂下令先溝事民
大和聚五日成閘隄下荒田二千畝高侯又令曰此
得水皆爲腴田予役若一日予一畝民家有三百願

此○法○甚○妙○

赴工一月閘成時啓遞達以灌遂育十畝爲坵九十
畝爲井井設一長號以字表界以圖識遂業役者是
後廣平熙熙得熟歲焉巡撫桐溪錢公巡按段子可
其請廣民孚其施大夫士旅者偉其爲夫天生五材
以裕民用水之利爲元禹政曰六府演范曰五行府
言其鍾行言其切府則修之溝渠行則作之臭味論

者昧於人而荒諸天牽附迂誕胡誥其謬暴君庸史
棄而不志是故知歛財而無地欲養民而無資強施
化而無本邪民生異端倡游談售貪德安於戲高子
之政大矣哉閘成之嗣夏我同年甲子廷言遣其仲
子翼問記後渠

霸州修城記

修城

初賊起畿內霸州守臣取其毋妻繫于獄賊悉賊衆
攻霸州知州王汝翼以死守賊竟不克去州城舊獨
北面以磚爲之正德癸酉甲戌大水獨舊磚城存知

州吉其僚與民曰古之作事惟其久安觀其城之圯與存可知已吾欲如北城者爲之何如衆曰然乃準北城役會三城磚二百萬灰百萬觔閱帑金不給用乃陶磚于隍市灰于山令民有粟與薪者治陶有車者致灰皆給以直事具白于王都御史倬楊府尹廉董御史建中蔣副使曙咸可之既知州遷河間府知府御史檄霸州同知李曰雍領之御史曰往見道上多冗樹伐之給陶者可裕民也御史曰知州創謀且材宜使終之檄下河間令來督工御史曰毋蔽于欺而匱于財毋急于名而監于工乙亥春三月己未役俱來乃肇事夏後四月丙戌城成知州高鵬至歎曰董公之規王守之勞不可忘已遂刻石城西霸臺上崔子曰銑聞往者賊之南也裕州故名饒方知州聞賊至奔賊入屠城同知郁采扼之唐縣南陽之狹邑也千戶陳錦以唐令協民守之賊環攻三旬竟不克是故城者政之所具而非所以恃也勝負之幾豈不以謀信哉

沁州水田記

水田

歲丙申御史趙子張子遇于沁。張子道其郡之政曰：源泉沸流，莫或澮之。亢圻溢襄，田不賴之。趙子曰：俞，是誠在我，迺相其水。趨迺物之土宜，下知州王良輔肇事，道漳泉自柯山南至于張僊祠，溝斷之橫木，乘溝空其中引水。又南至于交口，灌田四千畝。道甲水自溪亭東南至石陀，遂鑿石渠至甲里，灌田三千六百畝。道清源自亦山，灌田三千畝，蓋達于官郵，圍水環流，往沁止播菽穀，新田皆種秔，畝收二鍾有奇。釜時蔬，畜魚鳥，白餐清醑，樂歲介胡考之休。凶歲亦獲可引生，惟古帝下邦國，察其闢地之等，用賞削。諸臣已覲，遣於廟詢之曰：如新畝何？受厥明。今帝恭已，以御史巡郡縣，迺摘苛細，繁文書，厲威嚴，無言及民事。懿厥趙子，知務善聽言，立沁丕富基。夫承且志趨，不引工擾民，則知州有勩。

直隸驛傳事宜序

直隸驛傳

夫政敝于襲舊乎？民罷于偏役乎？官瘵于憚作乎？訟永于能繼乎？夫法也者，敷政而裕民，起廢而興利，當怨其作者之智且勇乎？善宜于民而不必已，其繼者

之仁乎。畿內今之衝衢也。故驛之罷。民莫棘焉。定戶

近者裁驛以來浮費雖

給馬而富流于窶。罷役入銀而利漁于官。過者涌沸。

稍省而中使屢出需索百倍於強薦紳且驛卒散

則顧他馬而費不貲。中使索打乾。廝役得乘傳而歛

而為盜故知事無全利也

如劇。權人以駑而獲上賈。輕幣而苟具衾帷。而法格

驛官之貪不與焉。嘉靖改元。來軒先生周公公儀巡

撫畿內。踰年作驛傳法。謀于侍郎彭君朝。極驗于知

府王騰。數人定而後請。報可而後行。其法括銀準于

賦。市馬責于官。衷飾厨之質。罷乘勢之傳。衾幕造于

專司。饒費以裕驛使。杜私阻。損冗濫。令下民翕然稱

便焉。往歲予以史事被 召北上。遇公于真定。公告

以所欲為。予善而促成之。夫更常之事。非泥者之思

也。與民之政。非官之利也。是法也。驛官無所取賂。權

人弗得恣求矣。豈無病其厲已而議之者與。夫計永

利者。緩急效。負遠畧者。遏浮言。公以績懋入佐。留臺

或者。有司係於他務。銀不時徵。使忽沓至。彼必貸錢

以辦。負息日深。則得以為口實。余故曰法永於斷者

之仁也。

治河總考序

訥庵吳公靜之巡撫河南之踰年貞度飭務體宏理
 密謂河之災豫修塞勞煩足當一邊之擾既擇才而
 任脫夏鎮之洳道趙皮之瀦又命前御史劉隅氏輯
 河書開封顧守鐸刻板畢登良策可稽而汰焉嗟乎
 聖神如禹雖曰十有三載乃績然不能絕後害自漢
 以來知議之能行之勇力之腐舌刮齒焦心銷骨多
 者十數年少者三年輒決夷屋寢畝飄資蕩生天子
 親沉璧馬臨水太息國家都燕輓江南之粟上下
 咸寄命焉既賴河以利舟楫亦恐其遂嚙漕渠粟至

稍後舉國困憊一邑一郡之災不暇恤矣夫濬故道
 分橫流而後安舍是無策矣然沙積地高道然後塞
 升沙並岸水至後然萬人之功付於烏有不若隨勢
 相宜別就奏下之利而道之母與水爭母犯水怒母
 惜棄田母阻多口所占田廬量給之費而蠲其租民
 亦樂從况並河之田有填淤之饒可相易乎夫物敝
 有因水決以漸此塞彼行非由齊發蟻穴可以毀防
 線隙可以崩郭故貴乎先事而備一歲不溢遂幸無
 為玩日愒月坐待其不支况乎遷代之速不盡其才

郭賈讓之策

官設之分。不專其任。卷埽河堤。姑且苟完。買逸騰價。非利公家乎。今夫農之作垣也。其基厚。其上塗。題畚孔良。築削孔力。雖遭秋霖之潦。無傷豪末。官府作墉。或破百金。不月而摧。何哉。農自爲而官爲人也。

碑

宣府倉露臺碑

宣府倉露臺

古人有言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夷狄猶禽鳥也。飫其食則思颺。是故不可無防也。予觀皇朝之爲防也。其險入於朔漠。其延袤盡乎西北。故非廣卒不能

周其守。非富粟不能固其勢。宣府有三倉焉。曰宣德。曰宣義。曰宣政。凡粟之未升庾也。暴于庭下。沙礫之所混。風雨之所毀。輸人久病之。正德丙子。夏戶部郎中大梁李志學。謀于僉都御史王純。命通判孫某。各於庭下作露臺。石圍其外。磚布其中。高累以尺。廣延以丈。使暴粟無他害也。夫民之輸邊粟也。其賈加于內地者倍蓰。侵于攬戶而抑于官者。其費又倍矣。予聞昔之郎中有三原秦偉者。力能禦強。才足裕民。民之赴邊者。如于其家焉。李君濟之以寬。持之以靖。是

故險不可恃。貴在人和。富不可居。貴在政平。然則宜府其將寧矣。

雜著

喻刑

劉將軍拜錦衣指揮鎮撫司理刑。崔子告之曰：凡衛

必有鎮撫司。理其衛之刑而已。錦衣鎮撫司。上所

親信。故凡廷臣將有重譴者。民之妖言者。盜者。皆命

治之。獄具。雖法司大臣無敢出入。故朝之大獄。鎮撫

治之。朝之裔獄。法司治之。夫人主之勢。震也。刑。法之

威。罔也。震之所擊。無堅不枯。罔之所煽。靡濡不焦。夫

臣之有諍也。而激則可罪矣。守典也。而泥則可罪矣。

民之喜訛言而窘於生也。而犯而攘而有敵。則可罪

矣。苟急於獄之成。而闇於其自。嚴於法之遂。而畧於

其情。勇於令之從。而弱於其平。則獄之當也。或寡矣。

夫治大熱者。必以黃。治大寒者。必以附。故言去害之

功者。莫加焉。然非以甘脆參朮。繼而調之。則元氣縮

若。投黃於寒。投附於熱。則人之危也。必至。是故大獄

者。國之所忌也。昔漢楚藩之獄。袁安能寬之。安之子

係顯匹其國是故推其仁以體其情緩於成以待其
察善於辭以掩其缺委其事以解其忿四者平獄全
忠之道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五十四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夏允彝瑗公

選輯

陳子龍卧子 宋徵璧尚木

馮瑞儀羽公參閱

夏東州文集

疏

夏良勝

論用兵十二便宜狀

用兵便宜

奏為定策剪寇以靖地方事臣聞京師 朝廷之心
腹也省會為肘腋也運道為喉嗑也聯屬一身不容

一息之有恙也。今天下諸路，褒兇鞠頑，攻城畧地，形諸奏牘，而輦轂密邇之地，尤爲熾烈，擁艦斷流，國儲多損，是猶腹心肘腋，奇疾交攻，而盍不容粒，縱和緩名流，亦或累囊而未敢一匕以取效也。今廟堂之上，回顧却慮，上翊神謨，而遣將調兵，日復煩擾，但重臣迭出，非可形破斧之詠，而邊軍久役，或能啟空壁之疑，居重馭輕之勢，縱未倒持，而顧彼失此之患，亦難逆覩。襄夷期亟奏功，籌畫必須預定，爲此條陳一十二事，謹具奏聞，伏候 敕旨。

一凡軍容厚隳其陣，以養威重，今出京軍爲戍卒可也。邊軍足爲鬪士矣。至於奪心之將，尚須召募死士。若謂賊有潛奸，摻入皆上將也。發之大早，則絕其歸路。發之少緩，則墮其計中。羈縻散處，以計戮之，亦足剪其羽翼。就中審是脅從，微有叛意，誘以厚利，則兵法所謂因間之術可行也。其真以死士應募者，激以忠義，約以爵賞，令其三五爲侶，或作商賈而被虜，或號竊盜而合從，僅得百人入黨，則向導從謀皆吾人也。伐謀伐交，知彼知己，保無虞也。若伺其間隙，當酣

飲肆淫之際。而殲彼渠魁。脅從當爲解體。若欲交鋒。臣謂此輩皆爲立赤幟者矣。

一凡賊之強盛。皆資糧於我。不勞賫送。坐享肥甘。今野無黍稻。失馬之資。若傳軍令。凡賊鋒可及。附郭市鎮去處。俱不得積頓糧草等物。或運或藏。聽其所便。臣知奪彼所資。而老困之餘。或可以成擒也。

一兵詭道也。正勝之戰。不聞久矣。如今賊攻滄州等處。城守不下。積以數日。彼此坐困。上流如德州下流如天津。相機策應。分道竊發。而夾攻之。又發一枝水道。艤舟以要其遁。或遺一矢城中。開門以擊其衝。彼

之腹背受敵。我之犄角以成。臣以爲制勝一策也。

一戰陣之法。識時爲上。賊之所恃者。弓馬之力。值茲秋爽。誠彼之利。必乘雨而攻之。如雪夜取元濟可也。况賊屢勝而驕。肆志寵樂。又不必鴈雜更聲。而後卽邇。然機括欲密。莫知其來。莫知其去。如狄青於崑崙關。旣勝而不知。乃妙算也。臣思天下不患有此賊。患無此將畧而已。

一兵貴拙速。不貴巧遲。今賊處其逸。我當其勞。非可

以速勝之勢也。必求城郭完固之處。以安營寨。平定練習。將知卒。卒知將。關隘可以察奸。威聲可以震敵。數挑而不戰。屢約而不合。先守後攻。縱不勝。臣保其必不敗也。

一軍士所領器械。多係積朽。鋒刃者或銛鈍而緩急不利於用。筋漆者或敗液而強弱不稱其人。神鎗鏡石伏弩。宜於隘口。而非平曠所施。臣聞先年海寇施天泰作耗。從事軍門者。新製火藥。有名噴筒者。用竹一尋。如椽大。通數節。間圍以鐵。以火藥與鐵子沙石

雀舌和而實之。放則火燭一望可移動。可持久。彼當

其蔽。我處其明。入膚焦髮。創見亦難於禦。彼海濤山

不得站立

立。恃此猶能燬艦成功。况茲陸野攻取。皆為有用之具也。

一凡軍法主客不可相應。彼左而右。彼右而左。彼騎而步。彼疾而遲。皆在隨機以應變也。如今北賊所恃馬陣也。我未成列。突焉而馳。京軍怯懦。收疆促銜。恐墮不暇。若列步卒比刃而迎之。猶足當鋒。邊軍遊騎分道而馳之。乃為有濟。臣觀之傳。狄人用車戰。而苟

吳毀車為行伍。乘為參伍。是以取太原之勝也。

一凡京操軍士。綿軟偷惰。盛甲着身。若不能任。轉項運臂。已有難色。其能據鞍上馬者。鮮矣。尚能挽鈹石弓。執數尋戟。以從事乎。况馬雖強壯。其所載器械。兩具。已如二人。乘者奔馳百里。水草不時。損亦良多。若素疲瘠。又將何如。大抵馬上從軍。非邊徼素習。適為敗奔。所恃賊因得之。壯為騎而瘠為糧也。况經行調度。一馬之費。可備三卒。臣意自邊軍外。其餘調用軍士。不必給與馬匹。非惟奪其逃生之具。亦且堅其必

○今人○未○有○能○為○此○言○者○

死之心。古者濟河焚舟。與持糧三日之意。正謂是也。

一凡各處行軍。俱以重臣總制。是故慎重之意。然最爾小寇。迺爾鄭重。譬之奕者。此為盡着也。况爵位已滿於素望。精力不逮於初年。鞍馬之勞。似非所便。常觀古之立功名者。俱以志氣尚銳。血氣方剛。乃能有濟。而先聲後實。亦在威望素為懾服者耳。若曰德望鎮重。古人有曰。貪可使也。詐可使也。陳平吳起。何如人哉。

一軍威以殺為主。故曰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全勝之

功。古今幾見。賊之令嚴而多殺。故進則生而退則必死。我屢敗而未戮一將與卒。故進則死而退則可生。勝敗之異。職此之由。伏望陛下申令主帥。使副屬而下。俱得按法行誅。如戮莊賈爲狗。人雖至愚。敢不用命。勝敵爲幸生之計哉。

一天下運道。爲賊阻截良多。休息無期。劫奪有素。萬一賊遁南奔。適爲彼之具餉。臣意天下倉塲。皆朝廷外府。若使督運官軍。隨船所在。官司倉塲。如法收貯。仍令各衛所官督集運兵。何啻數萬。或攻或援。調遣隨時。必待功成賊定。方許通關。繳報緩急。當有得力者矣。

一凡天下被賊地方。巡守等官。俱被叅提。警集人心。然祖宗設官。所謂衛者。護衛城池之意也。所謂守禦所者。備禦盜賊之意也。巡守有司。專以治民而已。若有警急。具餉乃其職也。今以軍職習於宴安。故不得已。而以文官從事。戎伍有一差失。便見叅劾。揆之情心凡夫邑而塗令以死罪者自武宗始也法實有不堪。况失事之中。亦有等第。其玩寇養亂而失者。固宜也。其衝突戰陣。救援不及。是亦不幸焉耳。

况軍主於威臣子假朝廷威者冠帶之榮而已。今一切革去。是人而冒虎之皮者。并其皮而亡之。爪牙之利更何所施。伏望陛下俯察此情。寬假此輩。當有黽勉從事以晷死報者矣。聖旨該衙門知道。

論逆賊入江湖狀

論逆賊入江湖

近者以守帥奏報云逆賊劉六等自搏風取道拏舟入江湖矣。議者或謂智力窮矣。失長技矣。日就擒矣。天下可無事矣。良勝曰未也。窮則計生。技有所待。匪人成擒。而天下之事可懼也。何者。自昔英雄豪傑之

志皆欲跨有荆益扼脰之。已無全蜀順流以下。何所底定。今北方荼毒經二年餘。公私賸削疲瘠坐困不能資戎馬。儲蓄克物足以備武。惟湖湘以南。其棄北而趨。是已有脫死就生之望矣。未可謂其智力盡窮也。江湖之中。素植無賴。各樹黨與。挈劫褫奪。輕舟便楫。風帆鳥舉。逆賊名字。口耳俱熟。恐召號一至。而降心焉。是同舟遇風。胡越相應。如左右手。長技固在彼矣。南人氣餒力綿。又懲於北。勁而不敵。坐死以戰。守決非望也。惟欲是供則有矣。是登岸則所取若囊

中之物。駕舟則可安。無意外之虞。逸待勞。靜制動。未
知孰為失。孰為得也。且水勢有上下。風力有順逆。雖

老于制勝。恃于天者什九。人者什一也。如此而望賊

之就擒者。天也。非人也。若楊么小醜。非失謀入港汊。

水賊之死于颶風者亦天也非人也

以武穆忠勇。非乘風夜渡。得天之靈。亦未必成敗何

如也。今天之厭虐亦久矣。欲得夜渡江之將如武穆

者。幾何人哉。况荆襄中據。則河南之盜。自光羅山抵

麻城而可合也。巴蜀之盜。由漢中下江陵而可合也。

江西之盜。負匡廬。泛湖口。沂九江而可合也。腹心肘

腋。根據蔓延。勢會而威自張。日久而謀益便。金陵人

心。將有震搖之隙。京口瓜步。采石牛渚。素號武地。萬

一所見。偶合前人。則東南之商賦不通。西北之供億

多損矣。今邊將各有制馭。收拾殘敗。未能根株痛斷。

故未可棄北而南。縱南矣。而水陣未習。雖假以東風

之便。亦未敢以周郎赤壁之捷自許也。雖然。此賊一

日未殄。則邊軍一日未就壘也。資費之辦。必江南是

責。責之急。急則有激而變者。未可知也。蘇松有海盜。

兩浙有礦盜。兩淮有鹽盜。卽是而生心。未可知也。若

茲么麼蹙劣，固知無大器畧。然河決魚爛，脫有奸雄
睥睨，觀釁而動。徐收而包舉之。又大可懼也。嗚呼，端
本澄源，益于內者，未已也。虛外事內，盜于邊者，未卜
也。此豈臣子所忍言哉！食人之食者，則思憂其事，
憂之切慮斯過矣。仰知廟堂之慮過是久矣。延訪至
計，當有畫一，而克國全勝之謀，自魏相中主而決之
耳。晚進無狀，何足以知。然以朴忠所積發，而狀其可
懼如此，亦不自知其過也。謹狀。

代論累功封伯奏草

累功封伯

臣等深惟爵賞者，人君與天下共之也。故五服五章
謂之天命，天命有所未允，則人心有所未安矣。切照
直隸山東河南等處，猾盜剗平之餘，節該兵部會擬
分別將佐等第，功過上請。內總督大監谷大用、監督
太監陸閏，各蒙歲加祿米四十八石，廕弟姪各一人
做錦衣衛世襲指揮使。比時二臣具疏懇辭，中外咸
謂其崇謙守讓，猶得履滿知足之意。及其先後具奏
欲將弟姪谷大亮、陸永累功陞受，猶意其勉承恩命
故不欲以一人之功，延二官之祿也。且兵部查無累

功廕受事例及非一人勦滅一夥與寧夏功次不同
欲遵照前旨將原無官職及官小弟姪各一人承
襲其谷大亮陸永照舊供職奏奉 明旨又集臣等
與英國公臣張懋等并各府部院司寺及科道等官
會議得兵部入司政本大盜興戎百責攸萃其議功
行賞疑猶從重必能祇承德意以激勵人心其於谷
大亮陸永恩廕事理查處極爲周悉更無別議會題
至再未獲俞允臣等寢食弗遑竟不能測 聖意所
居近奉 綸音進封伯爵朝臣駭愕不知所謂雖

皇上軫念二臣奔勞累勩不惜上賞然於二臣辭免
初心恐不相似且祖宗之制軍職階資自鎮撫以至
都督可以累功陞受其於公侯伯爵必開疆拓土削
平僭亂有大功於宗社迺得特拜今以赤子弄兵之
變收拾疲敝之餘適假 天靈未諧人論遽以伯爵
延及家人非惟將士之心不平亦於祖宗之制有戾
况兵部先會題准有能勦滅一夥盡絕者照依寧夏
事例封拜爵職又 皇上之令也如使谷大亮陸永
果係躬親戰陣勦除一夥盡絕人員卽此大拜臣等

○事○須○平○心○而○論○

亦何可議。今以二臣督率之故，推及廕叙。於皇上初旨，亦難強而附之。臣等聞命以來，憂疑未已，仰思皇上之心，必法祖宗。皇上之令，已布天下，今一舉封爵，而兩有背馳，恐聖慮有未及也。又況古者爵人於朝，故一命之士，必諸大夫國人皆曰可也。方其集議之時，世臣如張懋等同，皇上休戚者也。卿佐如臣等，備股肱者也。科道諸臣，又司耳目者也。開陳論議，無一可者，是人心有未安也。然皆爲皇上守祖宗之法，而欲天下信皇上之令也。夫二臣者，獨

非是心哉。有是心，必且自以爲不可矣。豈能獨違人心天命，安而受之哉。臣等昔陪衆議，已徹宸聰，用敢掇拾輿論，披瀝再請。如蒙皇上仰式成憲，俯恤人言，收回封拜之命，仍從兵部議處，則法立而守，賞行而勸，足以息衆論之紛紜，足以成二臣之休績，臣等庶得逭依阿變法之罪，以自解于天下後世矣。

議覆遠方選法狀草

遠方選法

題爲陳時政以資治理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南京吏部文選清吏司郎中歐陽誥奏

云等因奏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抄出送司

查得南京吏部文選郎中歐陽誥條陳一十二事除拓武舉以嚴軍政七事係該別部掌行合行移咨逕自查覆其廣推舉以勵賢能等四事俱本部見行事理立案備照外內一件通選法以勸庶官臣惟官有崇卑地有遠近秩崇則祿厚雖遠不勞位卑則祿薄雖近有艱臣常親見小官有數喪並舉無計還鄉者有一家對泣恐飢異境者臣竊悲之夫小官止有月俸既無柴薪養廉又有遠途重費實難處夫養廉必

資民財固難輕議但地方遠近似可通融所謂惠而不費也如四川廣東雲南貴州本境內相距已有三四千里及至別境遠益甚矣如蒙乞 敕吏部議處比照廣西事例除親民官員外其餘卑官責任頗輕乞容量選本境至于別省濶遠有類此者通乞議處其餘該選別省者亦乞止選鄰省無致越過一省然泛論似涉容易當局實有矛盾此又在司選者所當通融裁度也如是則小官得以免其繫累而修其職業等因係干本部選法擬合斟酌議處查得成化二

等年本部欽奉 詔書內事例將廣西廣東聽選人員銓選本省鄰近府佐州縣正等官其後地方賊情稍寧仍照舊例銓選又查得正德七年該巡按廣西監察御史舒晟奏稱廣西地方病故官員多因水土不服瘴癘易侵見任官員氣息奄奄朝不及夕乞要申明前例選除等因該本部查議今後選授廣西官員除方面知府外其餘大小職事將本省府州縣聽選人員與廣東一省及江西湖廣貴州鄰近府分人員相兼選用等因題奉 欽依節經欽遵通行訖今

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南京吏部文選郎中歐陽誥奏要將四川廣東雲南貴州比照廣西事例量選本省一節切照臣等仰承國家張官置吏自有成規而因時制宜難拘典要其間審度才力酌量地方未嘗不欲人人得所但風俗美惡道里險易自非親歷亦難周知今本官論奏云云但法制未可一徇人情而易於紛更風土未可一省兼舉而槩爲陋惡如四川分據全蜀古稱大藩廣東偏安海島今多樂土雲貴雖稱山林翳密夷獠雜居間有瘴癘亦或不如

廣西之甚。合無今後本部選除四川合省。并廣東廣州韶州南雄惠州肇慶等府官員。仍照舊例。別無議擬外。其廣東雷州廉州高州瓊州等府。及雲南貴州二省官員。仍除有司親民官外。其教職倉場驛遞雜職。及各土官衙門千戶所首領等官。量照廣西專例。將本省與各省鄰近聽選人員。相兼選用。庶得人情事體之宜。亦有救偏補敝之意。而選法誠爲有益矣。

議

議儲蓄

儲蓄

天下大命在畜積。可不重與。歷考祖宗成法。最爲詳密。自江迤北。若淮安徐州臨清德州等倉。收積餘米。昉古轉運之法。其漕運。雖當各處非常之災。沿途不虞之變。率于各倉湊補四百萬石之數。內除三十萬於天津及遮洋薊州收支外。其三百七十萬。以六分入京倉。四分通州倉。歲爲常額。先朝節省冗食。人員時復裁損。每歲通計所出。恒餘所入三分之一。疊積因陳。故議者有欲將四百萬數內。裁損折價。時戶部尚書楊公鼎。以翰林出掌邦計。考古卻慮。執奏不可。

雖經劾論持之不變。但曰某只能守成法。它日或有知者。後土木之變。少保于公謙聽民取通倉。道途米厚數寸。京師隱然有所恃。議者果伏楊公深識。非所及也。孝廟時。有申前議。尚書周公經舉楊公議。力罷之。逆瑾紛更。尚書劉公璣不容抗議。而折價之條。著以爲令。冗食之員。日有所增。每歲所入。將不能供所出矣。側聞大倉之數。已經正德九年。而正德十二年。趨運未足。通計京通二倉。僅二年之積。而天子輒念近畿荒歉。減價出糶四十萬石。其前項存積折銀

所存無幾。古謂國有九年之積者。通民而計也。畿內之人。食于官者十之一。凡民無他作業。惟仰給大官。通計官民才數月儲耳。江南水潦。懷襄昏墊。而水次倉儲浥爛空虛。來歲之運。又不知何以爲計。有識之士。獨寒心而已哉。司大計者。懇祈聖明節冗費。裁冗食。上策也。罷折價。其次也。該支人員。俱赴通州臨倉。水次新舊支兌。亦有舊例可行。雖遠倉不若近倉之便。勞費無多。使一歲如獲二歲之供。畜積有漸。又其次也。今歲近畿頗稱有收。若將近賣米銀。及先年

積餘召商平糴。又其次也。然移文奏牘。須以近時平糴濟荒。買補額數爲說。若堂堂天朝。而示四方以索。亦非所以迂邪心而威遠畧也。

議鹽法

鹽法

權貨之敝。於今爲甚。其初以蕩地不清。灶戶多失業而逋亡。食米不給。鹽徒得專利而滯法。狡商附勢。而中納存飛輓之空名。賊吏弄權。而條格無經常之典守。先朝戚畹。欲奏買空引。以足額課。動數百萬。近者又將截角餘鹽。一槩中納。公利日耗。私意橫行。今欲

蚤料理鹽法。須先停格中納餘鹽之例。蓋奸猾不終歲而獲數倍之利。朝廷失厚貲而廢百世之規。其商賈中納。止令在部收價。如每鹽一引。該草若干束。豆若干斗。值價若干。原派邊方遠近。量收腳價若干。每歲選差的當官員。依派收買。積貯以待支用。芻粟庶有勾稽。而勢要無所容僞。况聞先時中納。苟具文書非目。他所裝運。聯絡爭輸。皆因本鎮官軍。尅減填數。法旣通行。弊應漸革。蕩地須履畝丈量。分派就業。其灶戶空籍。仍因各處附近鹽場衙門。凡問該徒罪

無力。照在京衙門問發。遵化鐵冶炒鐵事體。照年拘役。原額食米。及時支給。則逃丁負課。日漸填補。販買私鹽。及空引足課之弊。自可省矣。

淮南議

淮南

凡經理天下曰賦與兵。議者必倚江淮爲重。而淮又江之蔽也。自少室宗望至桐栢。蜿蜒歷巢湖。接射陽老觀京口彭城。互有腹背。廣陵瓜步。淝水潁泗。與河會流。經其孺而爲之表也。壯哉英雄用武之地。南北之限。輕重係之矣。古初帝王代興西北。淮漢以南。若

羈縻外服。舜肇十二州。淮北居九。周公九州居七。漢十三部如舜時。晉武平吳籍戶才五十萬。隋文平陳如晉時。李唐一家。淮南漸盛。宋置十三路。而淮南遂當其八。天下戶止千有六百五十萬。而淮南千有百餘萬。勝國起沙漠。中國之地如宋時。然漢以前兵爭止於隣壤。淮無恙也。貢道則自禹始。入渭亂河。輸幣九貢。趨于箕粟。止四百里。米五百里。總百里。銓秸服二三百里。周畿千里。故無遠賦。漢運巴蜀。取足敖倉。時漕山東數十萬。鄭莊始議漕渠。尚未及淮。而武帝

徙灌夫淮陽。則曰天下勁兵處也。後用兵者。廼以淮為意。魏與吳。晉與苻堅。宋齊梁與拓拔。戰爭尺寸。謝安祖述諸豪。亦每每恃為要害。淮是以兵為虛。莫之賊也。唐鎮不預度支。而漕賦始辦於江淮。劉晏輩轉運自江入淮。自淮入汴。入河入渭。各以便習成國計。而憲宗中興。惟裴度淮蔡之績可紀。宋漕四路。自三門白波。自惠民河。自廣濟河。而大農仰給。惟江淮六百石。不造棄淮北。世忠死。戰卒不能遏胡馬。以重

我祖宗開基淮甸。以一區宇。北都既奠。民賦

給中都官。而漕粟之重於江淮。如唐宋時。江以南運于淮。淮以南于徐。于清河。以北于平原。于潞。以達都會。漕卒更番支兌。計道里式師禹意。特不以五百里為限耳。制因時利。與晏相出入。而文武重臣總其成。戶曹郎以董正。刑曹郎以治獄。工曹郎以視河渠。以疏泉。以職提舉事。漕渠著令未止。如鄭莊時。而弛張○守○江○者○必○守○淮○未○有○不○能○守○淮○而○畫○法吏獨詳于淮。則以淮南之盛。視古數倍。而成賦之○江○以○為○險○者○會不特為勁兵處也。日者大農歲計京師無紮積。而漕粟至者。恒不及初。南北兵荒之故亦多矣。負經世

之志者。重有責也。而况當其事者乎。又况居其地。而悼三國六朝。且以吊望祖謝裴韓之靈。而增感慨者乎。嗚呼。淮重鎮也。有事則倚以重兵。無事則倚以重賦信也。

書

答王時芳給舍論治盜書

治盜

盜源之窒。僕亦嘗苦思一二。未敢以聞於人。以吾兄當事而不以聞。則亦胡爾思也。今人心之思盜者。十之二三。而免罪免稅之令猶下。人孰不曰。吾不盜也。

試爲之盜。不吾仇也。急則來歸焉。可必生矣。復吾三年。官府居隣不得擾。吾以安枕也。資益殖。自非有恒心者。未信其不樂於盜也。但今二三已乎。賞格之行。在邊徼。三顆一級。其恒也。覈之者。謂甲折之。而乙功之。則有也。其夷虜形狀。自是可驗。保無他矣。行于治盜。盜亦民也。覈之愈嚴。飾之愈巧。啟人多殺。夫民者。或坐是也。况古者命將不從中復。而賞罰上下。皆專制之。是足以驅人也。彼偏裨將卒。冒而忍者。伺其便而殘取吾民焉。積盈其數。吾可以藉于上。而賞之固

有也。初若非將爲之也。故曰重賞之下有勇夫。是固將之賞也。今若是欲將令之行也。難矣。夫驅民於盜者。若此。誘人以殘民者。若此。而制將之不足以有爲。又若此。盜之平未有日也。又况功成而後議賞。皆制馭之微權也。如開國成家。小人勿用。雖欲不用。小人得乎。曹彬不拜使相。雖欲不拜得乎。王言敷布。一有不孚。非所以示信于將來。若必不信。按籍累官。不知何所紀極。祿食之濫。又足以貧吾國。國之貧。民有裕者乎。是又一大盜源也。轉移之機。有可致力者否。深惟吾兄平生舉動。在此一着。微所見則已。如有之則當自效。不敢諉于愛莫助也。幸鑑幸鑑。

記

新築劔江堤記

劔江築堤

豐城治濱于江。以雷煥得劔。故江以劔名。章貢袁吉臨瑞之水。必經其壩而後入豫章。以瀦彭蠡。是江爲滙。禹迹不及。故道無迴折。衆流淙淙。擊刺着岸。迺善崩。崩則齧齧之跡。削崖剖甕。割廬廬而入江者。先後無紀。或曰劔雖去而遺光上燭。夜于星斗。蛟螭潛窟。

時起而奪其精曜，亦能作怪颶，妖濤益江之害也。令是者，咸知宜堤，不曰勞其，則曰費甚，不曰干時議，則曰吾傳舍也，卒弗舉。某年某來令，斬斬有見，迺曰：前吾令弗爲也，後吾令又弗爲也，民其魚矣乎？遂屬耆老，召匠石而計，所以爲堤者。沿江之民，踴躍聽令，供役無避。丁伐石于山，斷材于林，畚土于隆岡，隱阜無公私之域。餼糧財用，旣具。基址旣畧，厚薄旣揣，量其工而命之。日趨者孔棘，間投沉鐵，使蛟螭不近。而材者，輾以轟石者，壁以立。畚者實之，登登許許，達旦暮。

弗有咨者。越一歲，告成。延袤數百丈，其崇如雲。江流循堤而底定，民以殿居者。咸德令曰：令居我也。方礮石，請紀其績，令適以事忤上，竟坐以堤之費，有浮于籍者。遂解官去。民代辯，弗聽。懼泯令也。請益篤。予曰：是不可無記也。江之害，果江耶？果蛟螭耶？皆天也。堤成而害息，人勝之也。彼令之害人，也以一令而已。天之害民，以一邑之民而不能免人之害，令亦天也。是所以敗天下愛民之令也。然予聞開洪州者，有韋公堤，築捍江功尤博也。迺以筭卒之，誣弗及辨，而卒以

韓公之銘白于後。後之思公者曰。非公。吾屍入海矣。
亦。有。本。要。
 故廟祀翼如也。豐城洪州部也。令去而思以不泯思
 之未已。終必廟也。若是而人之勝者大矣。可以起天
 下愛民之令也。故不可無記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